服部文庫
イ17
2073
ま2

117 44
279 2073
3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飾。制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齊亂於是。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于景公。有聞部聞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公。公政二事。有季孟吾不可公感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定東周語。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及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政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適衛。主顏讐爲十二年事。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過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子路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史記夫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不濟乎蓋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夫子曰此佐賢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謳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楚聞夫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夫子將往禮夫子將往孔子賢者所刺皆中諸侯之疾今子者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使尼之意今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讐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又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于路及未見好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德之語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又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又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倫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然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禮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皆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陳之時

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
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
得孔子爲政有曾衛元弟及答子貢
夫子路正名之語而
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
及康子語矣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
傳禮記有孔求損益
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
師及樂
正之語序易象繫彖說卦文言有假我數
年之語

魯哀公卷行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
麟也反狩狩而泣涕泗歌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
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紀之以文武之道成一
王之典

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
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子四年庚由魯
西狩獲麟有見我
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
語論語論討陳
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
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
庸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二十篇不外一箇仁理。仁散見于日用行事間。原無高遠聖人教人只在日用行事上用工夫何嘗有一句高遠話其本体是一以貫之亦不輕以語人惟顔曾得領其宗旨克復正所以一貫也乃指其本体授之也而學仁總歸于成德故終始以君子言之

何氏曰變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然變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章旨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長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顧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象山曰論語中多無頭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謂所習有何事人當深思而自得之思謂聖人言學而時習之默而識之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益實有所指但不可以後儒思議耳顔子亦然故曰顔塵而舜又曰顔子死而聖學亡今人知孔顔爲聖學而不知所以聖者安在若強以心性道德仁字實之則又非矣然則希聖何如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論語精義通論門書集解上論卷之一

江陵 人獄 張居正 進譜
姑蘇 歸舉 顧宗孟 批評
西陵後學 波益 蔣悌 將漢紹 重訂
周士吉 泰較

論語全論是議論語是孔子門人所記多論治相問答的言語故名爲論語分上下兩篇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學而明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朱熹集註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也

謝說亦姑以述己初所止謂至之時也其言時字亦与時之意異

朱子姑未論第一段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曰學在己人自信從將見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方而來以吾之教誨天脾則五德不孤與道有傳得莫不而發育之甘肰情意宣暢可樂莫大乎此事所以說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人不諒猶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的人怎以善及人而待從者果敬人不知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難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有樂由證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上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必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

君子節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君事父母叫做孝善事兄長叫做弟犯是干犯作亂是悖逆爭鬪之事有子說天下的人不喜不有父母是長而喜不有孝弟的良心人惟不能孝弟所以其心不和不順必干犯上人而作亂無所不至矣若能孝弟得事親的道理於兄長則能弟盡得事親的道理於君長則能忠有子又每則能孝盡得爲子的道理於君長則能忠盡得爲臣的道理則心神常是和順而所爲自然順理若說他能去下犯那作上的人這樣事斷然必無大抵人是不順之小者且不肯爲那乃好爲悖逆爭鬪大不順的事天下豈有是理哉大人能孝弟而自不爲非如此可以見孝弟之當務矣。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惟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巧言節巧是好今是美辭字解微小字仁是心之德孔子說辭氣容色鮮矣仁心之符最可以見人那有德的人辭色自無不正若爲甘美之辭遽就是非便佞阿諛而便聽之者喜這便是巧言爲甲胄之色柔順側媚迎合人意而使見之者悅這便是令色等的大抵仁必欿少矣蓋仁乃本心之德心存則仁存也今徒飾

飾于外務人悅則心馳于外而天理之滅喪者多矣豈不鮮矣乎此聖人之言所以深探其本而痛絶之也其旨嚴其意切學者所當深戒也○巧好也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去聲)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道千乘之國是治兵車四百乘之國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的大国時是農功開暇之時孔子說千乘的大国事務繁碎人民衆多不易治也若欲治之其要道有五件其一要敬事蓋人君日有萬幾一念不敬或貽四海之憂一時不敬或致千百年之患必須兢兢業業事无大小皆極其敬慎不敢有怠忽之心則所處皆當而自无有所敗事矣其二要信蓋信者人君之大寶若賞罰不信則人不服從號令不信則人難遵守必須誠是不或戲一言一動都要內外相孚始終一致而是以取信于人則人皆用情而自不至于欺罔矣其一要節用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用若不節豈能常裕必須量入爲出節儉節儉凡省後的用度凡益的應緩不急的與作無名的賞賜都裁省了只是用其所當用則財常有餘而不至于匱乏矣其一要愛人蓋君者民之父母不能愛人何以使衆必須視之如傷保之如赤子凡鰥寡孤獨窮苦無依的水旱災傷飢寒失所的都加意周恤使皆得遂其生則人心愛戴而仰上如父母矣其一要使民以時蓋国家有造作營建興師動衆的事固不免于使民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妨民之業而竭民之力矣必待那農事已畢之後才役使他不妨他的耕種不得他的收成則務本之民皆得以盡力于田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這五者都是治国的要道若能体而行之則四海之衆皆兆民之衆治之无難豈特于乘之国而已哉爲人君者所當深念也

五者反復相因此補胡氏之意論有本則一節生一節是下同子上論

金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同子下 金仁山

程子曰此下是說謹是行的有常信是言的有實汎愛衆是廣說凡接人皆要愛但親疎厚薄之間不可不異親仁是親近仁人是有德的人餘力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務其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務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誠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不實何以爲學故又當以此爲主忠信

爲子的道理凡力量到得的去處都竭盡而无遺則事親極其誠爲事君不可以不忠但人都自愛其身則其忠必不盡若能寔心任事把自家的身子委棄于君雖鞠躬盡瘁也不辭難患難也不避一心只是要忠君報國而不肯求便其身圖則事君極其誠矣交友不可以不信但輕諾者多寔信者少若能誠心相與往與朋友說的都是着寔的言語內不欺己外不欺人雖久遠而不變則交友極其誠矣這四件都是人倫之大者而行之皆盡其誠就是見道分明踐履篤寔的去處孝問之道不過如此人未曾爲孝我必謂之已學矣若使未嘗爲學問而但出于資稟之聰明則不過一事之偶合一時之襲取而已豈能事事皆盡人倫如是乎此可見古人之爲孝皆用力于根本切要之地而不專在于言語文字之末也。

君子節重是厚重威是威嚴固是堅固忠信是誠寔無字勿字都是禁止之辭愼是畏謹的意思孔子說君子爲人必務成重的氣質然後外貌威嚴而所學的道理自然堅固若是輕淺外貌不能厚重則見于外者无威之可畏而其所學者亦不堅固有諸己雖得之必失之矣豈能以堅固乎此也身凡要厚重亦在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无寔何以爲學故又當以忠信爲主而无有一毫之虛僞然後可以進德此所爻的朋友必勝過我的人方爲有益若是不如我的就與他相親則無所取善而反招損矣過謂有過失改之謂改而勿憚改言不憚改則過日遠而德日新矣

不但无益而且有損切不可憚之爲友也人不能无過和靖尹氏曰學者必改過而憚改則過且日甚矣所以但過有過或聞人諫正或自家知覺便當急改改之不可畏其難改而尚且以自安也以學者爲無益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之交養反發而自修之功全矣孝者可不勉哉。

論語以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是乃合忠信与誠言之蓋誠指全体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 真西山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矣此亦見孝者人心之所同君者下民之表率欲化民成俗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忽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也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德容如是故聽若敬信自脩節制也讓謙遜也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

父在節志是志向行是行事三年是言其久孔子說人子事親有
承受而无違拂故當其父在之日凡事都禀命而行不敢自專即欲知其人亦但觀其志向何如耳其行事不呼
而來揮之即去召之即至不敢自專即欲知其人亦但觀其志向何如耳其行事不呼
就其行而觀之焉然父沒之後則分得以自專然後其行事昭然可見得
父在之時至于三年之久亦不敢有所改易則思戀之念不渝
于始終顧親之心无間于存沒如是而後可謂之為孝也否則雖
能養或于親在之時而不能不變于親終之後豈所謂終身而慕
者乎卽孔子所謂无改于父之道亦其合于道而可以未改
言之耳若于道有未合焉則雖速改可也何待三年故善述其事
孝也克蓋前德亦孝也觀聖人之言者不可以執一求之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
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
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
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
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
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
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
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
改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
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
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
者考子之心有所不忍改也游氏曰三年
無改雖識在所當改而乎以未改者耳○

有子節禮是尊卑上下的礼節和是從容不迫的意思斯字解做
此字指和說小大是小事大事由是行有子說礼之在人如尊
上下等級隆殺一定而不可易其体固是至嚴然其為用必和
從容无勉強乖戾之意乃為可貴如君尊臣卑固有定分族黨
也要流通交接于亦固有常處然欠愛也要浹洽這才是順乎天
理合乎人情的為礼之所貴者也古先聖王之制礼惟其皆出
和此所以尽善尽美為萬世无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動靜食息之間
大而綱常倫理之際都要和而行之无所乖戾礼之貴于和如此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
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
然皆由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
迫乃可為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
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
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
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
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
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此道也

紹熙庚戌

信近節信是約信義是事理之宜復是踐言義是恭敬禮是禮節
因是依倚人的意思親是有道義可親近的人宗是主有子說天
下之事必須謹之于初而後可若其後如倘人以言語相約不是
要踐行其言但其所言者若不合于義理之宜將來行不得反而
必至于爽約失信矣故起初與人相約之時就要思量可行不可
行此而言那信者皆合于天理之宜而與義相近則今日所言的他日皆可見之
恭者恭敬之體也民彝之所固有者也禮者恭敬之節文也恭敬本于心而見于外
于行而自不至于失信矣所以說言可復遠恥辱之道也恭敬亦自有當然之節若恭不中禮則爲足恭而反以致人之輕
侮矣故此施敬于人之時就要與酌禮義之節文而不過焉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于卑賤而取辱矣所以說恭近
于禮遠恥辱也因人相依本圖交久但所依的不是好人則始雖慕善而終必變惡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
親之宜此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于卑賤而取辱矣所以說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主也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
所以擇人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君子之于學專心致志無一毫外慕之思就是食以養生也不求飽居以容身也不去求安蓋志有所在而不暇及也敏
其不足則勉力自強汲汲然見之于行不敢有一些怠緩言語常患其有餘則謹愼收斂不敢有一些放肆如不出口不敢輕
出口不敢肆出口不敢放肆（此三句皆是言語上說）酒不敢自以爲是又必親近那有
道德的賢人以考正吾之是非凡此一言一行都要講究的道理明白不是切實而必
有子氣象從容綽不迫切於禮義皆功夫之積由先王之道因是先王之所由故集注指此數句之曰人之所由也胡雲峰

又加以謙抑之心常存不足之處蓋真見夫義理之无窮參問之
有趣其心欣慕愛樂有不能自已者宜才是好之的
謂好學也已孝而至于此好則聰明日開聞見日廣進而爲賢爲
聖何難之有哉商書說命篇說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厥脩不敢自以爲是又必親近那有所修
道德的賢人以考正吾之是非）此言一言一行都要講究的道理明
熙乎光明皆是此意言見好學二字不但學者之所當知爲人君
者尤不可不知之意也

貧而章●諂是卑屈驕是矜肆可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樂是
安樂好禮是喜好禮節自然循理的意思子貢問于孔子說凡人
貧者易至于卑諂富者易至于矜驕此人情之常也若能處貧而
无卑屈之意處富而无矜肆之心這非的人其所得爲何如孔子
答說當人窮于貧當之中考不能有以自守故每有諂媚而
曰无諂无驕則能自守而于孝亦有得矣其亦可也然而未如
者蓋貧而无諂雖不爲貧所困然猶知有貧也不如那貧而樂的
人心廣體胖然自忘其身是身雖處乎貧之中而心已超乎貧
之外也此豈无諂者之可及乎富而无驕雖不爲富所溺然猶知
有富也不如那富而好禮的人樂善循理初不自知其富矣子
處乎富之中而心已超乎富之外也此豈无驕者之可及乎夫子
答子貢之問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仲弓對第孔子云：重礼節，無後安處善安處
善必後樂循理

論語 卷一 未君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先曰可者僅可而已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貧雖無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

論語 卷一 學而篇 言道者三前兩道字須此一道字切又之道是又之所由先王之道因是先王之所由故集注指此數句之曰人之所由也胡雲峰

所爲以劝以懲者包括而无遺矣。朕則思无邪之一言豈不可以盡三百篇之義乎此可見学者必務知要而其功莫切于慎思之

道之竟●道是率先引導勿意思政是法制禁令齊是齊一刑罰孔子說人君之治天下不過是要人爲善禁人爲惡而已但出之有根而致之有機若不知本原所在只把法制禁令去齊他如事親則禁絶他不孝事長則禁絶他不弟使之奉行遵守其有不從教令的便加之以刑罰使一齊都歸于孝弟无有違犯這樣治民雖則能使民不敢爲惡然只是懼怕刑罰苟免于其中不知愧恥爲惡的心依舊還在豈能久而不犯乎所以說民免而无恥

以德節德是行道而有得礼是制度品節恥是愧恥格字解做至字孔子說治以政刑民固苟免而无恥矣若使君之道德不足以感人其法制雖極其詳密而適足以啓民之姦欲民與弟必先自尽孝道以事長如此則民既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一說格王也書曰格其非心○鄭謂政者爲

指五礼之文物

微嫌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則能守約学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王也書曰格其非心○鄭謂政者爲

自然感發不但知惡之可恥而絶不肯爲又比知善之當爲而力行以至于善矣豈特求苟免刑罰而已乎所以說有恥且格德礼政刑固皆所以適于治之路而出之有本末緩急之辨孔子次第而言之欲爲人君者審其本末輕重之辨也

第十章●從字解做隨字踰是過矩是爲方的器具孔子自序其學之次第說道我從十五歲的時節就有志于聖賢之學但其志雖已向乎此而其功則未能有得及年紀漸大至三十歲時則所學已有自立之處四十歲時則于事物當然之理見得明白无所疑惑五十歲時則于天所賦的性命之理有以究其精微探其本原而知乎所以然之故矣又進而至于六十歲時則涵養純熟而能入於耳有所聞隨其心之所欲不待檢點而无逆者矣又進而至于七十歲時則從心隨感隨悟无有違過而不通

所以爲方者也蓋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矣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全於一旦不復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莹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色作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日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又不及

孟武伯章 孟懿子是魯卿的大夫違是違悖孟懿子嘗問于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才呵做孝孔子答說孝親之道只在无違此違悖不是說從親之令便謂之孝也只因懿子不能再問故孔子未及明言其意耳

樊遲御章 孟懿子是御車孟孫即是懿子孔子因懿子不能再問怕他錯認做從親之令便是无違故因樊遲御車乃告他說孟孫曾問孝于我已對說孝在无違蓋欲啓樊遲之問以發明所言之意

樊遲節樊遲是孔子弟子御是御車孟孫即是懿子孔子因懿子不能再問怕他錯認做從親之令便是无違故因樊遲御車乃告他說孟孫曾問孝于我已對說孝在无違蓋欲啓樊遲之問以發明所言之意

何謂節禮是天理之節文樊遲聞孔子之言就問說如何叫做无違孔子答說所謂无違只是不違乎禮而已蓋人子事親心雖无窮而分則有限隨其等卑上下各有一定的禮節如父母在生之時凡朝夕定省左右奉養都依着這禮蒸嘗之時凡殯葬之具必誠必信也都依着這禮到祭祀之時外則備物內則盡志又都依着這禮自始至終一毫勉强不盡之意這才是无違才叫做孝若禮所當爲而不肯爲則謂之簡而不敬其親孔子當爲而必欲爲則謂之僭而陷親于有過是豈得謂之孝哉當時魯国大夫僭用君上之禮故孔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子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以此爲節不可有不及過不及之弊也

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章 孟懿子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章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而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子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孟武伯章 ● 孟武伯問孝子名懿問于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才是孝孔子說父母惟愛子之心凡人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惟愛之也切故憂之也深常恐其有疾病或起居之不時或飲食之不節或風寒暑濕之見侵衛夫小人之未戒于色壯之未戒于鬪之類凡足以致疾者皆切切然戒之以爲子者能体父母之憂則自肰身体慶寧而有以慰親之心矣豈不可謂之孝乎孔子之意蓋以武伯生于富貴之家長于逸樂之地易以致疾而憂其親故因問而警之如此至若天子以一身而爲不止一家諸侯以一國而爲不止一國卿大夫以一家而爲不止一家士庶人以一己而爲不止一己皆當體而行之此孟武伯者又當體而行之此孟武伯者又當體而行之此孟武伯者又

朱子之師李侗字愿中号延平

那片時間元知的一般及其過去之時我省察他閒居獨處的大處但見他一動一靜一語一默都是我所言的道理動行處都發揮出來乃知何之不遵者是其心猿意馬會是道分明無而不必問非不能疑而不知問也既則固也豈直終身愚者然而已顏子者有必待能疑而知問然後可以講明義理開發聰明而進于聖賢之域也

視其章以字解做為字由是意所從來安是心所喜樂處是孔子說人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之甚難然亦自有個法則蓋人之所為非善則惡必須先看他所為的何如為善的便是君子為惡便是小人其大畧可知也所以說視其所以大所為之不必言矣而所為善者亦未知其出于誠實否也故又當觀其所由之不善者固不足言而所謂善者亦未知其出于自慊故又當察其心之所樂者何如果中心好之而无所矯強者則亦豁然為之矣豈能久而不變哉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得外而深探其內自視而覘而察在我者又因畧而漸致其詳雖甚人藏其心不可廋也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

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問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蓋然曲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其所由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

要反覆玩味不使遺忘又能觸類旁通每有新得就是未嘗知道的也都溯已理會過來將見義理日益充足人有來問的便能與之應答而不竭有疑惑的便能與之剖析而無遺矣豈不可以為人之師乎可見君子之學不以記誦為工而在于能明乎理不以聞見為博而在于善反諸心學者不可不務也

器是器皿孔子說人有一材一藝的非无可取于小不宜于大能于此不能于彼譬如器皿一般雖各有用處終是不能相通非全才也惟是君子的人識見高明涵養深遠其體既无所不具故其用自无所不周大之可以任經綸匡濟之業小之可以理錢穀甲兵之事守常達變无往不宜豈若器之各適于用而不能相通者哉所以說君子不器是不器之君子于天下之全才人君得之固當大任至于一材一藝者亦須因人而器使之不必過于求備也

先行其言子貢問于孔子說君子是成德之人孝者如何用力才到得這個地位孔子答說凡人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若不行而先言則言行不相炤顧如何成得君子惟君子的人凡事務躬行實踐如子臣弟友之道仁義禮智之德凡是口所欲言的一一先見之于行无一毫虧欠然後舉所行皆從而言之議論所發件件都是行後豈不為萬寜之君子乎孔子因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其意躬行君子常少言不願行者常多孝者之省身固當敏于行而慎于言凡君子之用人亦當听其言而觀其行也

周比章○周是普徧比是偏黨孔子說君子小人固皆有所親厚但其立心不同故其所親厚亦異蓋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故能視天下猶一家視衆人猶一身理所當愛的皆有以愛之而不必

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毎毎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來諭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水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益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俸也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知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

心必不滿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所以說斯害也已當時楊墨之道猶未盛行然孔子深惡而痛絕之如此至于後世道家之說全是墨翟尤足以眩惑人心而傷害世道深信而篤好如宋徽宗崇信武帝者不免喪身亡國爲後世之所非笑則異端之爲害豈非萬世之所當深戒哉。

由誨章○由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誨是教誨子路好勇尤事事要勝人蓋有強不知以爲知者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曰志于知我今教汝以求知之道乎蓋人于天下之義理有所知有所不知自家心裡本是明白有不可得而自昧者若但不知爲恥而遮護隱諱不論知不知都强以爲知這便是欺了自家的心而知有所蔽矣汝但于所知的即認以爲已知于所不知的即說是我尚未知則雖不能盡知天下之理而此心不敢自欺于真知的本體不曾昏昧這就是知的道理了何必無所不知爲知而後謂之知乎。所以說是知也此可見天下之道理元窮雖聖人亦有不能盡知者但聖人之心至虛至明固不以不知者自蔽亦不以已知者自是故稽衆從人好問好察乘舜之知所以爲大也

干祿章○子張是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是求昔子張從事于聖門以干求祿位爲意。

多聞闕疑是所未信者尤是罪過若是所未安者悔是懊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孔子教子張說道君子立身以爲天下之表儀不可有一毫不實以爲人之玩侮能多聞天下之理以爲所言之資而于多聞之中有疑惑的始闕之而不敢言其餘已信的又慎言而不敢輕忽則所言皆當而人无厭惡外來的罪過自然少了。豈不寡尤多見天下之事以爲所行之資而于多見之中有危殆而未安的始闕之而不敢

行其禄已安的又慎行而不敢忘肰則所行皆當而已无悔咎心裡的悔悟自然少了豈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有德的賢人名言昭彰必有舉而用之者雖不去干求那俸祿而俸祿自祿者孔子益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嘗觀古之孝者修其言行而言行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嘗觀古之孝者修其言行而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于祿是以世少先勞後祿之士然則孝術之所係誠非細故宜作民君師者可不以正士習爲先務耳

哀公章○哀公是魯国之君舉是舉用直是正直君子錯是舍置而不用諸字解微衆字枉是邪枉小人舉哀公問于孔子說人君一身而居乎羣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爲才能使衆人每个都心服孔子對說人君若要服民不是衆所可以驟之小惠所以結之者只要順民所惡之心而已尼臣下有心術光明行事端慎時便是正直君子必然入人愛敬他望他得位行道有心施好險行事乖方的便是邪枉小人必然入人憎惡他怕他誤国害民這是好善惡惡順民心人之所同有也人君若能舉用那正直君子授之以政而凡邪枉小人都舍置之不使奈于其間則刑各當正合于人心好惡之公百姓每自然欢欣愛戴无一人不服矣若人君舉用了邪枉的小人使之在位而凡正直的君子都舍置之不能有所開拓則用舍顛倒便拂了人心好惡之心百姓每必然心非口議雖欲強其服從而不可得矣大民之服與不服只在用舍之公偏不公然則人君用人之際可不慎哉

季康章○季康子是魯国的大夫諡是恭敬惠是柔順惠是仁心不欺的意思勸是劝勉莊是庄重子孔子說爲人上者要使百姓每敬重我而不敢慢忽忠于我而不敢欺詐又要劝勉百姓每爲善不敢爲惡如何方能如此則在我有以感之而已矣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曾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勸於爲善之○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益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爲一家之政使長幼尊卑都次叙和睦南畆整齊无有不歸于正者書之所言如此這等看來人處家庭之間能師人以正就是爲政了何必居官任職乃謂之爲政乎蓋所謂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于国使一国的人服從教化便是爲政修之于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礼法也是爲政這雖是孔子托詞其實道理不過如此所以大率說欲治其国者先齊其家少是此意狀則人君之爲政若能以孝友之德修身正家則治国平天下之道豈外是哉

人而章○信是誠実大車是平地任載之車輗是轅前的橫木縛以駕牛者小車是田車兵車乘車軏是轅上曲木鉤衡以駕馬

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

者孔子說立志誠宜先萬事的根本人若无了信實便事已都是虛妄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後可行譬如車必有轅軏而後可行也若大車无轅則无以駕牛小車无軏則无以駕馬輪轂雖具一步也運動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不誠言語无實則人皆賤惡之在家則不可行于家在國則不可行于國蓋无所往而不見阻矣輿車无轅軏者何以異哉孔子此言只是要人言行相顧事已着實不可少有虛妄的意思朕信之二字尤爲人君之大寶是以爲治者必使政教號令之出皆實信如西時无或朝更而夕改朕後民信從而天下治也孔子之言豈非萬世之明訓哉。

十世章○凡朝代更換叫做一世子張問于孔子說有一代必有一代的事迹但已往者易見將來者難知不知自今以後代與下至于十世之遠其事迹亦可得而前知否乎

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祭之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至于制度文爲太過不及的則或損或益也有不同如周道尚文周正建子之類是其所因與所損益亦可考而知也此此爲治的節目帶倫理是立国的根本萬世不可改易制度文爲是爲治的節目隨時可以變通自今以後或有繼我周而王天下的其所因與所損益不過如此雖百世之遠无不可知豈但十世而已哉。

非其鬼章○非其鬼是所不當祭的鬼神諂是求媚的意思義是事之宜凡道理上所當行的便是勇敢孔子說人之祭各有其分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是乃當然之分祭之可也若是不當祭的鬼神也去祭他這便是諂媚鬼神以求福利不是老實的正祀所以謂之諂也人之所當爲的事便着實做將去這才是有勇若真見得這事是道理所當爲的却反因循退縮不能奮然爲之這是委靡不振无勇往直前之氣怯懦其矣所以謂之无勇也大抵二者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孔子並棄而言之者蓋欲人不惑于鬼神之說而專用力于人道之所宜也。

八佾第三

〔八佾〕㊀季氏是魯国大夫佾是樂舞的行列古者祭祀之歌天子用八行每行八人叫做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各有等差不容僭越當初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天子禮樂以祭周公之廟其後世羣公都相循僭即已是失礼季氏是魯桓公子孫他在家廟中祭祀也僭用八佾之舞于庭故孔子非之說礼莫敢予名分罪莫大乎僭窃夫祭用生者之爵祿乃我王朝一定之礼季氏本是大夫只該用四佾之舞而今乃用八佾之舞于家廟之庭則是以大夫而僭天子礼法之所不容誅罰之所必及人臣之罪孰有大于此者這等大罪也都容忍過了不加糾正則別樣的小罪孰不可忍恶盖魯以相忍爲国凡事惟務姑息苟忍而其弊乃至于下陵其上臣僭其君礼法蕩然冠履倒置如此盖優柔姑息之過也故孔子非之其後孔子爲司寇攝相事即堕三都以强公室陳恒弑其君則沐浴而朝請兵討之此可以觀聖人之志矣而魯終不能用卒之三家共分公室政在陪臣而周公之祚遂衰矣然則紀綱法度有国家者其可一日而不振舉之乎

〔三家者〕㊀三家是魯国大夫孟孫叔孫季孫雍周頌篇名徹是徹俎相是助祭辟公是諸侯穆穆是深遠的意思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雍詩中兩句皆言周天子祭祀宗庙祭畢之時則歌雍詩以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人而章○仁是心之德敬而將之以儀文叫做禮和樂而達之以容叫做樂如禮何如樂何言如沒奈他何一般不相為用的意思孔子說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全德人能全此心德使心裏當是恭敬則行出來的儀文便都是禮心裏當是和平則擣之于聲容便都是樂是禮不虛行必仁人而後可行也人而不仁則其心枯槁之于聲容而不能敬禮之本先失于那陳設的王帛并降的威儀不過虛文耳禮豈為之用乎所以說如禮何樂不徒作必仁人而後能作禮用之而禮樂不爽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蓋以為僭禮樂者發也○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問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是也喪禮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若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不合禮然先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戒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子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已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爽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蓋以為僭禮樂者發也○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問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是也喪禮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若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不合禮然先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

夷狄章○夷狄是北狄之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總叫做夷狄諸夏是中國諸侯夏是大以其人民衆而地方大故稱諸夏古字與有無的無字同當孔子時季氏以大夫僭用八佾三家以大夫僭歌雍詩上下陵夷不知有君臣之分故孔子一日嘆息說道中國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各有定分上下不亂此今夷狄之君上僭純領其下位于的顓縱其上尚且有個君長到不似我中夏之國君弱臣強以諸侯臨天子者有之以陪臣專國政者有之恣爲僭窃反无上下之分也夫以中國同于夷狄統且不可況復爲之詞如季可慨也已孔子此言豈直輕中國而卑夷狄哉蓋甚爲之詞以見上下之分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也。

季氏章○旅是祭告泰山是東岳泰山在魯地內有國之禮孔子弟子冉求救是救正告者祭祀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太山在魯國境內惟魯君當祭季氏是魯大夫也冒行祭告太山孔子謂冉求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林放魯人也知問禮之本不肯苟徇俗見他僭神不可瀆且如林放魯人也知問孔子以冉求是他家臣有臣救之責故問其過他說季氏此一事其爲非禮汝爲家臣固宜盡言匡正今乃坐視其失禮而不能救之與再求對說他的意思已定吾力不能挽回也孔子于是嘆息說季氏此舉只要論事鬼神以求福佑豈知鬼神不可瀆禮不可僭神不可瀆且如林放魯人也知問禮之本不肯苟徇俗見他

今夫素則无文繪乃華飾今言素以爲繪不是說素即是繪乃是說因素爲繪耳如今繪畫之工必先有了質素的粉地成後加以各樣采色是素在于先繪在于後猶人之相貌必先生得自肰美好肰後可以華飾也

禮後乎起示是起發我之志意商是子夏的名子夏一聞孔子之言遂有悟于心說道觀繪畫之事素地在先采色在後可見素而非繪固无以備其文采繪而非素則雖有采色於將安施肰訓世之所謂禮文者其猶在于後乎必有爲之先者矣禮也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如子貢文繪損廩旅賓禮也肰必先有恭敬之寔心而後以是將之是都在于先禮在于後矣又如躃踊哭泣哀痲服制喪禮也肰必先有哀痛之本情而後以是飾之是亦在于先禮在于後矣故情寔者素地也禮文者采色也非禮固无以爲人情之節文肰苟情不至而徒求之于禮焉是犹畫者不先布素地而欲施文采也有是理乎夫孔子以繪畫明素絢之意子夏可謂過只就詩旨上發揮而子夏禮後之言則聖言之所未及者可見素而聞一知二觸類旁通者矣故孔子喜而称之說道能起發我之志意者是妝飾也蓋詩人之言其旨甚微而寓意深遠若說詩者能求之于言意之外而不拘泥于文字之末乃爲得之似你這等聰明穎悟才可與論詩也已蓋深喜之之辭也按此章之旨與的音與的音林放問禮之意大畧相同林放問礼之本而子夏以礼爲後皆有反本尚質祝囘世道之意故孔子于林放則以大哉称之于子夏則以起予許之此又聖賢未發之旨也學者宜致思焉

繪事後素

繪事後素

練反盼普現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爲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以禮文飾之也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其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統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夏禮章○杞宋二国名杞夏之後宋殷之後文是書籍獻是賢人徵字解做証宋孔子說昔者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夏一代之礼者我能言其大略肰必有証而後人信之今夏之後代雖有杞国尚存肰不足取以爲証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殷一代之礼者我亦能言其大畧肰亦必有証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代雖有宋国尚存肰亦不足取以爲証矣蓋礼非書籍不能非賢人不能誦習今夏殷二代傳世久遠杞宋两国世祚衰微既无書籍可以考究又无賢人可以諮訪將何所取以証吾之言耶若使二国之書籍尚存賢人未謝則考究諮訪皆有所據而吾能之以爲証人皆信之矣惜乎今之不能也蓋孔子當時欲斟酌二代之礼以立萬世當行之法而夏殷不可考故爲是嘆息之詞如此肰三綱五常古今不易所損所益百世可知則二代之礼又不以杞宋无徵而遂泯也有識礼制度之責者宜究心焉

禘自章○禘是祭祀之名古者天子既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祭于太廟而以始祖配之這礼五年一舉叫做禘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賜魯重祭使魯国以周公爲始祖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故魯国得禘祭于其先而以諸侯僭行天子之禘寔爲非礼也灌是莫酒于地以降神往字解做後去說我魯国若亞舉行禘祭我也曾在太廟中观其行礼何如洎乎他未曾降神之先誠敬尚在犹有可观及到那灌地降神之後君臣之間都懈怠了雖有可設的俎豆升降的威儀全是虚文无一些恭敬誠恪的意思到這時節我之心不欲观之矣夫魯国本是諸侯僭用王者之大祭已是失礼及舉祭之時又不誠敬是失礼

之中又失禮焉故孔子嘆之如此

或問章○示是看視的視字同斯字解做此字掌是手掌或人見魯國常行禘祭之禮而不知當初制禮之意故以禘之說問于孔子孔子以禘乃國家之重典先王所以報本追遠之意其禮固未易言況又是王者之大祭魯國因循而僭用之其失禮之意思有難以臆言者故只答他說不知也蓋以禘之爲祭孔義重大意義深遠知之甚不易也若有能知其說的則理无不明誠无不格識見自是廣濶精神自會運量看得天下的道理燦然都在目前豈不如視諸斯之至易乎門人遂記說夫子所謂視諸斯者乃自指其手掌而言以其明白易見就如看自家的手掌一般初无難事也此可見幽明只是一理神人本无二道幽而知所以事神則明而治人亦何難之有哉肰非先王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知如或人者何足以語此。孔子所以不輕告之也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漫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章○祭是祭先祖祭神是祭外神吾不與祭如不祭是孔子乎日的言語門人記說祭以誠爲主而他人則不能惟君夫子與其在家祭先祖的時節則孝心純篤就如先祖在上的一般其在官祭外神的時節則敬心專一就如神明在上的一般夫鬼神无形與声豈眞有所見乃心極其誠故如有所見耳考其平日嘗說吾于祭祀必親行之乃慊于心若或有故不得已而使人代之則不得以伸吾之孝敬故雖已行而此心缺然似不曾祭的一般即此言觀之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這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敬如此。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感謂此○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上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

王孫章○王孫賈是衛大夫媚是親順與是室之西南隅此神尊者夏月祭灶先設主祭于灶陘既後迎尸入與而設饌以祭是祭于奧而似尊崇祭于灶則似卑褻故當時俗語說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灶蓋以比君之勢分崇高難以自結灶以比臣之事君而非祭之主灶雖卑賤然日用飲食所司當時用事所以說媚與不如媚灶蓋與以比君之勢分崇高難以自結灶以比臣之事权用事容易于求時俗之見淺陋如此王孫賈乃問孔子說俗語有云與其求媚于奧寧可求媚于灶夫奧本尊崇灶雖卑賤言媚奧不如媚灶其意果何謂也賈疑孔子在衛有求仕之心欲其附己以進用故以此諷之耳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感謂此○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上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

(不然)獲字解做得字禱是祈禱孔子荅王孫賈說俗語所謂媚奧不如媚灶我甚不以爲然蓋天下之至尊而无对者惟天而已作善則降之以福作不善則降之以禍感應之理毫髮不差順理而行自然獲福若是立心行事逆了天理便是得罪于天矣天之所禱謙能逃之豈祈禱于奧灶所能免乎此可見人當順理以事天非惟不當媚灶亦不可媚于奧也孔子此言蓋而不迫正而不阿世之欲以禱祀而求福者視此可以爲鑒矣

周監(監)○監字解做視字二代指夏商郁已是文盛的模樣孔子說此先夏商之有天下固皆有一代的典章法度但其立法不能尽善尽美而其流弊亦皆偏向失中自我周之興有文武之德周公爲之相于是監視夏商之禮或損其太過或益其不足是以集大成制度儀章纖悉具備光于文采之盛煥非夏商所能及也我生周之世爲周之民時王之制固當遵守而不悖況其禮文之盛又如此吠則吾之當從者舍周其何適哉所以說吾從周嘗觀孔子之在當時禮樂則從先進夢寐不忘周公與夫修魯史而尊天王此其從周之志有未嘗一日忘者所謂聖人之爲下不倍也然則生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者豈不謬哉

子入(入)○大廟是魯周公之廟時是邑名鄹人之子指孔子言叔梁紇嘗爲鄹邑大夫故當時叫孔子爲鄹人之子仕魯之時嘗陪祭于周公之廟與執事焉鄹廟中陳設的器數如笾豆玉帛之類周旋的儀節如灌献酢酢之類每事都詳細訪問如此或人不知道的一般蓋惟其敬之至故其問之詳如此或人不知道的一般蓋惟其敬之至故其問之詳如此或人不知道的一般蓋惟其敬之至故其問之詳如此或人不

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可乎哉○子曰射不主皮爲(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餼羊(餼)○告是告朔朔是正朔氣是性朱古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遇月朔則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以後把這告朔之礼廢而不行子貢以此礼今既不行餼羊徒爲靡費故欲去之

子貢欲去告

去之以爲費焉是徒知一羊之可惜而不知制禮之初意有所不忍而欲去之也○尹氏曰愛其禮文不簡慢則意思忠是謂盡己心不欺妄的意思定公問于孔子說爲人君的使令臣下有個道理不知當如之何孔子對說爲人君者以尊臨卑易至于簡慢忽畧若簡慢忽畧便失了爲君的道理是以人君之于臣下使之須要以禮如使之爲大臣則待之以腹心使之爲股肱則待之如耳目使之爲將帥則有推轂命將之禮使之爲使臣則有皇華遣使之禮務加以禮貌待以至誠這乃是使臣的道理爲人臣者以下事上易至于欺罔隱蔽若欺罔隱蔽便失了爲臣的道理是以人臣之于君上事之須要以忠如居軸轉樞之職則盡心以啟沃而一毫无所隱有官守言責之責則盡心以納忠而一事不敢欺罔有難處之事則雖勞瘁而不辭有患難之日則雖致命而不避務內盡其心外盡其力這乃是事君的道理君尽君道固非有要于臣而所以報上之禮者亦在是矣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岂有不治者哉○關雎章○關雎是周風之首篇孔子說此音樂不和樂則不足以感人心之善惡而不足以興起人之善心樂和樂而不至淫蕩雖淒愴而不至于悲傷所以感人心之善惡聽之使人慾心平躁心釋而善心興起足以爲養德之助誠盛世之遺音也蓋詩本性情樂以彰德關雎之詩咏后妃之德也君周文王之妃太姒有聖德不妒忌憂在進賢不淫于色夢求淑女以配君子求之未得至于寤寐反側而不能安求之既得則以鐘鼓琴瑟樂之而致其喜其德之盛如此故發爲声詩自然中正和平而无過淫過傷之病是樂音之和不于

定公章○定公是魯国之君禮是有節文不簡慢的意思忠是盡己心不欺妄的意思定公問于孔子說爲人君的使令臣下有個道理不知當如之何孔子說爲人君的奉事君上都有個道理不知當如之何孔子對說爲人君者以尊臨卑易至于簡慢忽畧若簡慢忽畧便失了爲君的道理是以人君之于臣下使之須要以礼如使之爲大臣則待之以腹心使之爲股肱之居言責則待之如耳目使之爲將帥則有推轂命將之礼使之爲使臣則有皇華遣使之礼務加以礼貌待以至誠這乃是使臣的道理爲人臣者以下事上易至于欺罔隱蔽若欺罔隱蔽便失了爲臣的道理是以人臣之于君上事之須要以忠如居軸轉樞之職則盡心以啟沃而一毫无所隱有官守言責之責則盡心以納忠而一事不敢欺罔有難處之事則雖勞瘁而不辭有患難之日則雖致命而不避務內盡其心外盡其力這乃是事君的道理君尽君道固非有要于臣而所以報上之禮者亦在是矣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岂有不治者哉○關雎章○關雎是周風之首篇孔子說此音樂不和樂則不足以感人心之善惡而不足以興起人之善心樂和樂而不至淫蕩雖淒愴而不至于悲傷所以感人心之善惡聽之使人慾心平躁心釋而善心興起足以爲養德之助誠盛世之遺音也蓋詩本性情樂以彰德關雎之詩咏后妃之德也君周文王之妃太姒有聖德不妒忌憂在進賢不淫于色夢求淑女以配君子求之未得至于寤寐反側而不能安求之既得則以鐘鼓琴瑟樂之而致其喜其德之盛如此故發爲声詩自然中正和平而无過淫過傷之病是樂音之和不于

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尋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黃氏（榦字直卿）曰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

后妃桑順之德后妃之德又本之文王刑于之化孝者玩其辭齋
其音則所以基化閨門而御于邦家者必有得于言意之表矣
哀公章○哀公是魯君社是爲壇以祭地宰我是孔子弟子戰栗
是恐懼的模樣哀公問于宰我說有国家者必有社以祭地不
其義如何宰我對說古之立社者必栽樹木夏后氏立社則以
樹殷人立社則以栢樹周人立社則以栗樹戰栗恐懼也夫祭地
于戰栗之義蓋戰人必于社欲使民見之而戰栗恐懼也夫祭地
以報其功乃立社之本意至于所栽的樹木則各因其土之所宜
而非有取義于其間也宰我不知而對謬固其矣。

子聞管逐事是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諫是諫正答是罪責孔
子聞宰我使民戰栗之言以責之曰大凡事之未成者猶可以言語
魯君殺伐之心因歷言以責之曰大凡事之未成者猶可以言語
說之若事既成者說之何益所以不說事之未遂者猶可以諫爭
止之若事既遂者諫之何益所以不諫事之未往者猶可罪而往
之若事之既往咎之何益所以不復追咎今汝使民戰栗之言已
由之口而告之于君是事之已成已遂已往者也吾又何以責汝
乎孔子以爲不足責者正所以深責之欲其知言之不可妄發而
致謹于將來耳。

器小章○管仲是齊大夫名夷吾器猶人之局量規模說器小辟
如說小家樣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當時皆以爲
大之功然出于权謀功利之私而不本于聖賢大学之道故孔子
譏之說管仲雖有大功然其爲人局量褊淺規模狹隘沒有正大
光明的氣象其器不亦小哉蓋深責備之詞也。

或曰節三歸是臺名揷字解做簪字孔子以管仲爲器小或人不
知而疑之說道吾聞儉約之人凡事吝嗇却是器小的模樣夫子

以管仲爲器小得非以其儉約而然乎孔子答說凡人儉約者
必不能制節謹度今管仲築三歸之臺以爲遊觀之所其興作之侈
可知又多設官屬使每人各治一事不相兼揷其靡祿之冗濫
知觀其行事如此豈得謂之儉乎夫以儉爲器小失之遠矣。

邦君是諸侯樹是門屏塞是遮蔽好是宴會坫是放酒
的案凡宴主獻酬飲畢必反置酒杯于此謂之反坫孔子斥管世
爲非儉或人又不知而疑之說道吾聞知礼之人凡事備具不
苟簡那似管仲的模樣狀則管仲之不儉得非以知礼而然乎
子答說礼莫大于名分尒臣大乎君臣不可一毫僭差者也其
有国的諸侯才得設屏于門以蔽內外非大夫所宜有者今管
也設屏于門以蔽內外與邦君一般其僭礼一也諸侯爲両国
宴會那時献酬有反爵之節非大夫所宜用者今管氏亦有反
之坫與邦君一般其僭礼二也這等僭上決不是知礼的人若
管氏知礼則天下之人誰是不知礼者乎蓋人之器量大小固
在于行事之廣狹犬禹嘿不非食不言爲聖周公之富不驕吝
或人既以器小爲儉又以不儉爲知礼其心愈遠而失之愈遠矣
然孔子竟亦未明言器小之意豈或人之淺陋不足以語此故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
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
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
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
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戰人於
社故附會之耶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
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
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
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
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
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
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
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
不能正身脩德以致王於王道。或曰管仲

子語魯○語是告語魯太師是魯国掌樂之官翕是合從是放純是和皦是明白繹是相續不絕的意思成是樂之一終當時魯国衰微音樂廢闕樂官多失其職者故孔子告魯太師以作樂之理說汝爲典樂之官必知這樂之節奏脉絡理之妙可得而知也吾試爲汝言之蓋樂亡未尽亡其始終條理之妙可得而知也吾試爲汝言之蓋樂先王之作樂必先于混沌未分之前而求太極之理以爲之本及其既分之後又必察夫陰陽之變以爲之用其律五声八音有一不備不足以言樂故始作之時必須声音之道與政相通不但可以養人之性情而亦可以移易天下之風俗所係甚重故孔子自衛反魯既没于正樂而其子大師又詳尊以告戒之如此○

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但可以養人之性情而亦可以移易天下之風俗所係甚重故孔子自衛反魯既没于正樂而其子大師又詳尊以告戒之如此○

儀封人○儀衛邑名封人是掌封疆之官見是相見從者是隨從孔子的門人喪是失位去国木鐸是古人施政教時用以警衆的器具其説合口木振之則有声也昔孔子周流四方到衛国之儀邑有個掌封疆的官來請見說敬賢者吾之素心凡賢人君子來到這地方我必求見未嘗拒我而不得見也今夫子幸至於此使不得我一見乎門人以其求見之誠爲之引見于孔子封人既見孔子而出乃對門人說夫子之失位去国固其一時之不遇而二三子何必以此爲憂乎蓋治乱相因是乃必然之数而易乱爲治必待年當之人今世教衰庶人心陷溺天下之无道亦已久矣世无終久之理必當復治吾觀夫子之道德正可以易乱而爲治者天生斯人豈是獨厚必將使之得位行道施政教于四方以牖斯民之耳目以覺天下之愚昧就如那警衆的木鐸一般使不過也哉夫聖人盛德感人能使封人尊敬而爲信之如此況當時列国之君不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至于轍环天下本老于行此春秋之時所以終不能挽而爲唐虞之世也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儀衛邑名封人是掌封疆之官見是相見從者是隨從孔子的門人喪是失位去国木鐸是古人施政教時用以警衆的器具其説合口木振之則有声也昔孔子周流四方到衛国之儀邑有個掌封疆的官來請見說敬賢者吾之素心凡賢人君子來到這地方我必求見未嘗拒我而不得見也今夫子幸至於此使不得我一見乎門人以其求見之誠爲之引見于孔子封人既見孔子而出乃對門人說夫子之失位去国固其一時之不遇而二三子何必以此爲憂乎蓋治乱相因是乃必然之数而易乱爲治必待年當之人今世教衰庶人心陷溺天下之无道亦已久矣世无終久之理必當復治吾觀夫子之道德正可以易乱而爲治者天生斯人豈是獨厚必將使之得位行道施政教于四方以牖斯民之耳目以覺天下之愚昧就如那警衆的木鐸一般使不過也哉夫聖人盛德感人能使封人尊敬而爲信之如此況當時列国之君不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至于轍环天下本老于行此春秋之時所以終不能挽而爲唐虞之世也歟

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但可以養人之性情而亦可以移易天下之風俗所係甚重故孔子自衛反魯既没于正樂而其子大師又詳尊以告戒之如此○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遍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且不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国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於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過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

里仁章○二十五家爲一里仁是仁厚的風俗擇是揀擇處去聲的去聲不處是揀擇不去處孔子說人之居處最要有關係不可不擇若使一里之中人人相依相習于仁厚在家庭則父子相親兄弟相愛在鄰舍則出入相依患難相恤沒有殘忍浮薄的人此乃俗之美者也這等的去處不必狀擇居于其若卜居者不能擇擇仁厚之里而居處之則不知美惡不辨是非其心昏昧而不明其失豈得謂之知乎夫擇居于仁尚謂之不智況夫存不仁之心行不仁之事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又豈非不智之尤乎此聖人立言之意也

仁者章○總是因安樂者安樂安是自然合理利是貪得的意思孔子說仁之在天乃本心之大德人能全此德而後中心有主不爲外物所搖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既无主則外物得以移之須臾處貧賤困窮之時起初或能强制久之則移聊且苟且靡辭之事无不爲已豈可以久處約乎佚處富貴安逸之地暫時能矯飾久之則意智志滿凡驕淫奢縱之事无不爲已豈不一長處樂乎惟仁者之人純于天理无一毫私欲其于這仁道不待勉强而心與之相安處約處樂皆相忘而不自知也所以說仁者安仁知者之人中有定見无一毫昏昧其于這知篤好而求必欲得之處樂處約皆隨所不易其所守也所以知者利仁仁知之分量雖殊而其能全乎仁則一此所以久約而不濫久樂而不淫也

惟仁章○惟字解做獨字仁者是純乎天理而无一毫私意的人好是喜好惡是憎惡孔子說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人惟心有私繫是以好惡能有當于理者獨是那仁人其心至公而无私繫有所好也必其人之賢而可好者而後好之好當于理而无私意才是能好人有所惡也必其人之不肖而可惡者而後惡之惡當于理而无私意才是能惡人夫好人惡人惟仁者能之可見人當以仁爲務克去己私而後可至于人君之好惡其于造善銷惡保民綏遠大不可不先純其心于仁也

苟志章○苟字解做誠字志是心所專向的意思孔子說人性本善而所爲有不善者皆不仁之念累之也若其心能專守于仁欲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一時察識雖未能精踐履雖未能熟亦可保其必无爲惡之事矣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心既專于天理又豈有縱欲滅理之爲乎孔子勉人爲仁之意如此。

富與章○道是道理當狀處是居處去是避去孔子說人之所同有順有迎取舍之間貴于審擇且如富與貴這兩件是人人所願欲誰不要得而處之然有義存焉不可苟得若是理上應得富貴而偶得之這便是无故之獲有道者所深憂君子見利思義決狀而不苟取也其能審富貴如此貧與賤這兩件是人人所厭惡誰不要避而去之然有命存焉不可苟免若是理上該得貧賤而偶不待言就是孝成而人不見知行修而人不我用不應得而偶得之這也是遭厄之數于身心上无損君子樂天知命而處之而不去也其能安貧賤如此審富貴則可以處榮而不處貧賤則可以處約而不濫非脩德保仁之君子其孰能之

君子節○孔子說審富貴安貧賤不拘欲惡之情而惟義之于理是仁之道而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其乎不違仁者以其有此理也審富貴則貪之乎貧賤則厭之但衝欲惡之私情則舍去此仁而君子之寔矣何以成其名叫做君子仁之不可去也如此

無終食章○終食之間是一頓飯的時候違是違背造次是急遽顛沛是傾覆流離之際這三字所以指仁而言孔子說仁不可以爲君子所以君子之爲仁不但處富貴貧賤而不去即至急遽之中顛沛之處自一時之近以至終身之遠其心常在于仁未嘗有一頃飯的時候背而去之雖造次之時急遽苟且當那等性迫他的心也只在這仁上雖顛沛之際傾覆流離遭那等患難他的心也只在這仁上大當造次顛沛而其心猶在于仁則无一時而不仁矣所以說君子无終食之間違仁夫君子養之功是審如此由是以處富貴貧賤又皆自不得其道者哉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名也

我未章○尚字解做加字孔子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與不仁之當好與不仁之當惡誰不知之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聽子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乎去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有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

見有好仁者與那惡不仁者何以言之蓋我所謂好仁者非謂常
喜好而已必是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凡天下可好之物
无一毫可以加之者這不是真能好仁的人我所謂惡不仁者非
泛然憎惡而已必其為仁也惟恐不仁之為害而惡之極其深要
私欲盡絕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加在他身上這不是真能惡不仁
仁的人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蓋為仁在我欲之即至
有志于仁者可不知所以用力哉

有能一節孔子說好仁惡不仁是成德的事固難得而見之
本各具于人惟人不肯用力故視之為難耳若有人焉當敝精
餘興悔怠之念一旦奮然用力于仁凡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
決以守之死不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決以去之這等勇猛精
進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何可勝言子成德之地固未見有力量
不足做不將去的然人之氣稟不同或者亦有那昏弱之甚力不
足以這其心者但人必求仁而後能與不能者可恥當今之人都
是因循怠惰不肯求仁的人則謂用力而方有不足者果何從而
見之哉孔子此言所以責人之自棄者詞愈婉而意愈明矣

後漢吾丘祐順帝時迁騎東伐相當天孫性私賊民錢市衣以進其父
父得而怨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但陽伏衆性慙懼詣闕持衣自首祐
薛況古何其敢性具說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而謂艰過
斷知仁矣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當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方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歿而

人之章◎過是差失當罪類孔人說凡人心術之邪正難知而行
事之差失易見世之兒人者但知以无過為貴豈知有過亦可以
觀仁乎蓋人物君子有小人君子的人存心寬厚就有過失只在
那厚的一邊必不苛刻小人的人之心好險刻的過失只在那薄
的一邊必不寬恕其党類各自不同如此人惟律之以過而不察
其心故皆謂之過而已若觀人者因其過而察之則過于厚的必
是忠厚的君子而其為仁可知矣若過于薄的便是殘忍的小人
而其為不仁又何疑哉此可見取人者固不可以无過而苛求亦
不可以有過而輕棄也這道也在人君尤所當知蓋人材識有知
長氣質有純駁自非上聖大賢孰能无過顧其立心何如耳小人
回互隱伏有過却會彌縫君子磊落光明有過不肯遮飾故小人
常以欺詐而見容君子或以直率而得罪是不可不察也○此章
之汲黯而折武帝是他仕憩之過朕其心本是愛君論語發凡是
他事擬之過朕其心本是愛民仁者之過大槩如此人君若以此
体察羣臣優容小過則人人得尽其用而天下无棄才矣
朝聞章◎聞是聞知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孔子說道原于天
于人人生下來便有日用常行的道理如為子便要孝為臣便要
忠一毫虧欠不得若不曾知得這道理明白便是枉過了一
死猶有所憾若是平日聞着意去講求朝夕去体認一日豁然
通无所疑惑則凡性分之所固有與夫戒分之所當為事上完全
无少虧欠就是曉上沒了其心亦安而可以无遺恨矣孔子
蓋也言論之不可不聞欲人知所以用力也朕人不孝不知
聞道者可不以務孝為急哉
士志章◎士是為孝之人道是事物當然之道即孝之所求者也
惡衣是粗惡的衣服惡食是粗惡的飲食議是議論孔子說人之

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歿而
歿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
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
反覆而歎息之也

只說立好底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
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
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緣以親故受汙辱之
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
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聞道夕死可矣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
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爲孝。有志于斯道者必且識見高明見得自己性分爲重外物爲
輕尸富貴貧賤都動他不得而後于道爲有得也若夫士而窮
其志將以求道也邪乃慨耻其衣服飲食之不美則是奔富貴
富貴其識極之卑陋甚矣與之論道必不能知其味而信之何足
與議哉大抵衣服飲食不過奉身之具于性分原无加損故大聖
在貧賤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
有之而禹之非飲食惡衣服菲徒以不儉嗇亦以口腹身体之欲
不足留意于此耳孔子之所謂志于道者豈專爲士者嘗哉
君子章◎適是必行的意思莫是必不行的意思義是事之宜比
字解做從宋孔子說天下之事都有至當不易的道理但當隨事
順應不可先有意必之私且如有一件事來心裏主于必行這便
是適已則凡事之不可行的都看做可行了其弊必至于輕率而
妄爲心裏主于必不行這便是莫已則凡事之可行的都看做不
可行了其弊必至于拘滯而不通這兩件都是私心必欲害事君
子之人其處心公而虛其見理明而悉故于天下之事未嘗主于
必行而失之適也未嘗主于必不行而失之莫只看于道理如何
若道理上當行的便行无所顧忌道理上不可行的便不行不敢
輕易是非可否一惟義之是從而无容心于其間此君子之所以
汎應曲當而无有取事也肤必平時講究得精明而後臨事乃能
審處有一日萬幾之責者可不慎哉
懷德章◎懷是思念德是固有之善土是居處之所安者刑是刑
法惠是貨利孔子說君子小人爲人不同而其所思念者亦殊君
子之所思念者在于固有之善立心則欲其无私行事則欲其合
理惟恐悖理而爲不省之人若夫小人則不知德之可行也而所
思念者在于七尸居之所安適處即依七于此戀而不捨蓋惟
安土

理者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曾以夕死爲可乎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志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思

適已自便雖遠德義而不恤安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朝廷之法
循理而不敢放肆奉上而不敢違越惟恐犯法而爲有罪之人若
夫小人則不知法之可畏也而所思念者在于惠己利之可欲若
者即嘗七于此求必得之蓋惟知貪得无厭雖触刑法而不顧矣
夫君子小人之所懷不同如此
故於章◎放是依倣孔子說人能好義則事皆公平而人亦悅服
若其處心制行只依着利的那邊物之有利者必欲得于已事之
有利者必欲專于已這叫做放利而行夫利既在已害必歸人則
不惟受其害者有所不堪而不受害者亦有所不平也嘗不多怨
怨于人乎夫放利而行本欲爲身謀爲家計也至于多怨又豈保
身全家之道哉故君子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能以章◎禮是尊卑上下的礼節讓是遜讓即礼之意處何有是
不難的意思如礼何譬如說沒有他何言礼不爲之用也孔子說
人君爲国不可專依着法制禁令必須以礼讓爲先蓋礼以別尊
卑辨上下固有許多儀文節目然都是恭敬謙遜的真心生發出
來這讓乃行礼之實也若是爲人君的能以礼讓爲国或修之威
儀言動之間以示之標準或嚴于名器等威之辨以防其僭竊
所行的礼都出于恭敬謙遜之意則礼教既足以訓俗誠意又足
以感人邪百官萬姓無自肤都安分循理相率而歸于礼讓爲国
可正而風俗可淳其于治国何难之有若不能以礼讓爲国都只
在外面粉飾沒有恭敬謙遜的真心則出之无本行之无序雖有
許多儀文節目都不是制礼的初意雖欲用礼亦无如之何矣
且不可行而欲其治国豈不难哉此可見爲国以礼行礼以讓先
王化民成俗之道莫要于此
不患章◎患是憂患位是爵位所以立是所以居位之具可知是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
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
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
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安
放依也多怨謂多
取怨○程子曰欲利於
已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讓者禮
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是就他身上說知處若是就他人說知之不患莫知也求爲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也者而已矣

可以見知之處孔子說天下之事皆在天人皆不必憂有位者所當憂也如爵位之不得人當憂之君子則以人不我用其責在人于我无預何憂之有惟所以立乎其位者乃吾職分之所當爲也苟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而吾之職分有虧即使天亦不免尸位之誚矣故必以爲憂焉名譽是之不著人當憂之君子則以人不我知其失在人于我无預何憂之有惟可以見知之實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乃吾性分之所固有也苟知未至于高明行不至于光大則性分有虧即使而得名亦不免名勝之恥矣故必以爲求爲可知非務此以求知于人蓋君子爲已之事如此不然有爲而爲則亦小人儒耳矣是貴我賤之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身其于斯道之用固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矣但于体用一原的知處尚未能確然有見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說參乎汝亦知吾道乎蓋天下事有萬變物有萬殊其實總是一個道理若在事物上一一去講求則頭緒多而用力難非根本切要之學也我于天下的事物只是一個道理貫通將去隨他千變萬化都能應之而不窮處之而各當譬如川水一般雖千條萬派只是一個泉源流行出來故能如此不按勞苦只是一個根本生發出來故之則甚悠而操之則甚約這便是我的道理曾子一聞孔子之語就皆虛說吾其王夫精到識見高明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應之如此此聖人傳授心法惟曾子獨得其宗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門人是孔子弟子蓋心自喜所欲忠推已之心及人叫做忠孔子一貫之旨惟曾子爲能默契其妙衆人都不能知孔子既出門人私問于曾子說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說何謂曾子答說孔子之道无他只是忠恕而已矣蓋一人的心就是千萬人的心我心純要盡的去處就是人心所欲得的去處若真是自己念都出于忠使能推已及人事已都出于恕可見于萬人的心只是這一個心使都通得所謂一以貫之者其意不過如此覺復有他說哉夫以一貫萬是聖人傳心的要訣忠以行恕是孝者百行的工夫其地位不同而其易簡切近則未嘗有二若曾子者可謂善發聖人之蘊矣

之曾子曰唯

參所名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曾此之外更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君子章○愉字解做曉字義是天理之所宜利是人心之所欲孔子說天下之道二義與利而已而君子小人處于此辨爲君子小人分初義當進則進不然則退義當受則受不受則讓雖有時不避形迹而於義之外皆非所知矣小人徇人欲有懷利之心又有巧故其立身行已只在義上見得分明有利則趨不利則避利于己則爲利于人則否雖有時假託形迹似乎爲義者亦不過借此以圖其利耳是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而利之外皆非所知矣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然喻義則君子固自成其君子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濟喻利則小人固終陷于小人而天下之事亦因以壞修已用人者可不慎擇而深辨之哉

見賢章○賢是有德的人齊是齊一不賢是无德的人皆是省察孔子說人之自修者或驕矜之功固當痛下工夫惕之過亦有深入如見個有德的賢人心必羨之欲不可使落人又必自家思想說善本若性生在人爲他有這等賢德我何爲個不能必欲勉强奮發定要與他一般才罷這是見賢思齊焉如見個无德不賢的人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就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心必惡之然不可使惡之又必自家先有察晚爲賊甚易自知其惡
他的這等樣事我不我身上也有○或有之必當速改以復于善
善才是這是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大見賢思齊即日進于高明見
不賢內省則不流于汙下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德也
事父章◎幾是微諫是違拂勞是勞苦孔子說人子之事父母固
以承順爲孝然遇有父母有過失也當諫諫的有個道理諫的須
不可直言面斥以傷父母之心必須和顏悅色下氣柔聲微以
諫他或待其閑暇而論之以理或乘其喜悅而動之以情務使父
母樂從而後已若見父母的志意未肯所從必當愈加謹敬不可
因父母不從就怠慢了声色而布違拂之意就是父母嗔怪或加
以怒責勞苦之事亦當從容順受不可因父母折挫撻責怨恨之
心唯積誠以感動之委曲而開導之父之訓父母亦必惕然悔悟
而改順矣所謂幾諫如此事大舜父頑母嚚欲殺舜七縱之
見瞽瞍愈恭愈謹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以孝感之也
父母章◎方是方向孔子說父母在堂不可出外遠遊若出外則定省
休戚之心而後可也若是有父母在堂不可出外遠遊凡爲人子者必能
人子之孝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常存此心
不但已之思親亦恐親之念已也所以不可遠遊若或不得已
出遊亦必先父母以一定的方向如往東則不更從西行往南則
不更從北行使父母知我定在某處可以无憂若有呼喚使可
即至也夫人子事親一出遊而不敢輕易如此又豈可縱肆遊
樂不惜其身以貽父母之憂已所以古之孝子不登高不臨深出
必告反必面无非欲安父母之心而已爲人子者不可不知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惡
并及○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
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
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
其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貴矣○子曰事父
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與內
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
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
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
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子曰父母在不遠
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
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
實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
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

而無憂若已則必至二而無失也范氏
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子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
首篇此蓋復
出而逸其辛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
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
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
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
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
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
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
心以要做篤實的工夫其于言語則務欲其訥非惟不肯言的不
慎哉
君子欲○訥是遲鈍的意思敏是急速的意思孔子說放言其實
於行遲難故言常失之有險行常失之不足惟是成德之君子

敢言就是當言的亦必謹愼枚欽說ヒ狀却欲遲鈍的一般不
信口便說以取失言之悔也子行事則務欲其敏除是有所不知
則已若知道當行的事便奮發勇往忘ヒ狀惟恐失了的一般
敢必有怠緩以致廢時而失事也欲訥于言則言必能顧行欲敏
于行則行必能顧言豈非德ヒ篤慤之君子乎

德不孤○孤是獨立隣是隣舍孔子說德乃人心之所固有亦人
情之所同好人而无德則人皆賤惡固有獨立而无與者若是有
德的人則當有孤立之理矣必狀同声相應同氣相求見其德者
固愈加親近聞其風者亦翕狀信從就是居處之有隣家一般有

事君數○子游是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數是煩數瀆是褻慢疏
是疏遠子游說人臣事君不可煩瀆煩瀆則疏遠矣朋友以切磋爲義固皆理之當
朕狀子言語之際也要見幾且如君有過而諫諫使其所爲固可
以尽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去尚或不識進退而專務懇惻不以爲忤求免加之以
煩數而无已則君必厭聞不以爲忠而反以爲謗求免加之以
辱矣事君者可不戒哉朋友有過而相規使其所爲固可以尽吾
心矣若不肯聽便當止尚或不度可否而從如是尽言至于煩數而反以爲怨必將日至于疏遠矣交
不止則彼必厭听不以交
友者可不戒哉子游之說實爲進言者發耳若夫爲君爲友者
又當思毋棄告口利于厚忠言逆耳利于行優容褒奬以來衆言
之誠虛心受善以求切磋之益庶德日進而過日寡矣聖賢同歸
矣若一有厭惡之心而加之以疏辱之罪則在彼固以言爲諱而
不肯再言他人亦以彼爲戒而无復直言上下隔絕彼此蒙蔽其
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所言者又可不戒哉。

事約而詳煩大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
於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
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
十章疑皆曾子○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
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子游曰事
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朋友善不納則
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
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
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女嫁與人爲妻叫做縲紲是黑索拘繫犯罪的人以黑索拘繫之于獄中叫做縲紲○公冶長
的女右人男女皆謂之子門人記孔子曾說人倫莫重於婚姻匹
配莫先于擇德吾門弟子若公冶長者可以女配之而其人又
平日素有德行雖曾爲事拘繫于獄中乃是被人連累非其自
致之罪既非其罪則固无害其爲賢矣於是以所生之
妻也妻也此可見聖人之于婚姻不論門族而惟其人不問
其行非獨謹于婚姻亦可畏那下知人者矣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女嫁與人爲妻叫做縲紲是拘縶犯罪的人以黑索拘繫之于獄中叫做縲紲○公冶長
的女右人男女皆謂之子門人記孔子曾說人倫莫重於婚姻匹
配莫先于擇德吾門弟子若公冶長者可以女配之而其人
平日素有德行雖曾爲事拘繫于獄中乃是被人連累非其自
致之罪既非其罪則固无害其爲賢矣於是以所生之子
妻也妻也此可見聖人之于婚姻不論門族而惟其人不問
其行非獨謹于婚姻亦可畏那下知人者矣

南容節○南容是孔子弟子南宮縚字子容蓋是一名而不用謚号
魯門人又記孔子曾說吾門有南容者當三復白圭之詩平日
能謹言愼行是個有德的君子若遇着国家有道君子進用之
他有這等把負必欲人七薦舉他使之得位而行道必不至于
棄而不用也遇着国家无道小人得志之日他既言語謹愼不致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女嫁與人爲妻叫做妻縲是黑索拘纏犯罪的人以黑索拘繫之于獄中叫做縲紲子是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謂之子門人記孔子曾說人倫莫先于擇德吾門弟子若公冶長者可以女孔之而爲妻也他平日素有德行雖曾爲事拘繫于獄中乃是被人連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則固无害其爲賢矣於是以所生之女而爲之妻也記可見聖人之于婚姻不論門族而惟其人不尚形迹而惟其行非獨謹于婚姻亦可畏那下知人者矣

南容節南容是孔子弟子南宮縚字子容魯人是孟皮不用要說門人又記孔子曾說吾門有南容者當三復白圭之詩能謹言慎行是個有德的君子若遇着國家有道君子進用之時他有這等把負必能自立而人不得志之日他既言語謹慎不敢輕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拘攣也言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

敢言就是當言的亦必謹慎收斂不肆於言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朋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取然于人亦可以全身而遠害必不陷于刑戮之禍也處治處乱
无所不宜則其賢可知矣于是以其兄之女妻之而爲妻焉謝章
以己女妻公冶長此章以兄女妻南容皆擇賢而配聖人致謹于
婚配之禮如此

子賤章○子賤是孔子弟子宓不齊字子賤斯字解做此宓上一
個斯字是說此人下一個斯字是說此德門人記孔子曾說人之
爲學都要李做君子然君子之德未易成也吾門若宓子賤者他
的李力已造到成德的地位君子哉其若人乎然子賤所以能爲
君子雖是他自家向上有志進修亦由我魯国多君子人才衆盛
故得以尊師取友而成其德耳若使魯没有許多君子則雖要尊
師而无師之可尊雖要取友而无友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
寡聞而已將何所取以成此德乎此可見自修之功固不可變而
師友之益又不可无也然師友之益不但李者爲然古之聖帝明
王屈己下賢虚心訪道尊崇師保而資其啓沃慎擇左右而責之
箴規无非欲嚴切磋琢成君德而已古語說師臣者帝賓臣者
王然則人君欲成其德者當以好李親賢爲急

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諡襄叔孟
懿子之兄也不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
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
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
聖人以其子妻之長而以兄子妻容蓄厚於兄
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
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
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級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
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反○子賤孔子
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
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
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
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陽也章○陽是子貢的名器是器皿瑚璉是宗廟中盛黍稷的器
以玉爲之夏時叫做胡商時叫做璉周時又加一個字叫做瑚璉
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說道賜也子夫子亦常有志
乎進修但造詣之淺深自家不能知道夫子試說賜之爲人何如
孔子答說女之爲李以致用爲貴如世間器此以適用爲宜汝能
當往如器之適用一般汝其已成之器乎子貢又問說器有貴賤之
不同夫子以賜爲器不知是何等樣器孔子答說器中有胡璉者
陳之于宗廟而飾之以玉罪是貴重而華美的以汝之才試之于
用必能事功可就又未可限而足以爲邦家之光豈非器中之胡
璉矣乎然則子貢雖未能如君子之不器其亦器之貴者矣

或曰章○雍是孔子弟子冉雍仁是有德行是口不佞捷之時人
皆以口才便利爲尚而冉雍爲人重厚簡默時俗不同故或人
謂孔子說夫子之弟子有冉雍者論其爲人可謂仁而有德者矣
但惜其素性訥默无有口才而不能爲佞也或人之言非惟不知
仁亦不知冉雍者矣

焉用佞章○佞當寧李如說秩當人一般給是取捷屢是多的
意思憎是惡孔子答或人說汝以冉雍爲不佞是必以佞爲賢矣
自我言之人之立身行已亦何用于佞乎蓋佞人所以應答酬究
人者只是以口舌便利取就一時那甜言巧語高談闊論外面雖
欵有不其中都沒有真實的意思被人看破都是個邪佞的小人
不足以取重而徒多爲人所憎惡耳亦何益之有哉今汝以雍爲
仁我固不知他仁與不仁但說他不佞正是好處要那口才何用
乎然則汝之所謂者正吾之所取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李者

師友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
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
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
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
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
貴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佞孔子弟子姓
冉名雍字仲弓佞口
才也何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
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
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禦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
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
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
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

當用力于仁而不可不深戒夫佞矣然佞人不止可憎爲害甚大
蓋其言足以變亂曲直顚倒是非或遂其私智以分更旧章或
爲譎言以中傷善類人君若不知而誤听之未有不敗壞國家者
故大舜疾堪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昔所以垂戒于萬世
也用人者可不以遠佞人爲急務哉

子使漆雕開仕章

○漆雕開是孔子弟子姓漆雕名開仕是出仕做官斯指
此理說信是知之真的意思說是喜悅門人記孔子使其弟子漆
雕開者出仕而爲政必是知其才足以用世矣漆雕開對說人之
爲吾須是于這道理覺得于心知得十分透徹深信不疑然後出
而居其位行其志才能事上停當今我于這道理尚未能真知其
如此而无毫髮之疑是自己心裏還有信不過處正該力求以
之豈可便出而治人乎觀聞此言足徵他所見者大所期者遠其
一念求道之心必欲至于精微之極而不以小成自安故孔子聞
而喜悅蓋深嘉其篤志于學而將來成就有不可量也求多
如伊尹樂道堯舜便自任以天下之重傅說身居版築便一出爲
王者之師這正是他信得過處所以能成輔相之業夏禹周公
恂于九德之行周文武克知灼見于三宅之心這正是他信得過
可信而後用之所以能收野人之功可見出仕者固不可不自勉
其所長而用人者尤不可不深考其所蔽也

道不章

○楔是未筏材與栽字同是量度的意思晉春秋之時士
无賢君不能信用孔子故孔子有感而發說吾之周流四方不欲
得位行道以致君而澤民今人不見知世不我用吾道已不行于
天下矣雖居在中国亦何爲乎不如乘着木筏浮于海水可以紓
其所長而用人者尤不可不深考其所蔽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
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
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
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
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
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
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孟武
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
日月至焉者或
在或亡不能必其有
無故以不知告之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
兵也古者以
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
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
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孟武伯是魯大夫仲孫氏仁是不心之全德孟武伯問
于孔子說大子之門人如子路者果能全其心德而爲仁人
孔子以仁道至大不可輕許故答他說仁具于各人之心雅沙
其有无神由之仁與未仁我所不知也

○問道千乘之国是諸侯大国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的賦是兵右
音軍馬都出于田賦中故叫做賦孟武伯以知弟子者真若師子
路之仁夫子豈有不知的故又以爲問孔子答說由也好勇而果
斷就是千乘的大国若用他管理那兵賦的重事必能訓練倡率
不但使軍旅强盛而有勇却且使親上死長而知方其才之可見
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求也節求是孔子弟子冉求百乘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十
也兵車百乘的邑長家臣通叫做宰孟武伯又問夫子之門人若
冉求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爲仁矣乎孔子答說求也多才

是于宰的大邑百乘的大家若用他作己長必能修政于其邑而使人民无不安用他作家臣必能修職于其家而使庶務无不舉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赤也節赤是孔子弟子公西赤束帶是着礼服而束帶于其上賓客是四方來聘的使臣孟武伯又問夫子之門人若公西赤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爲仁人矣乎孔子答說赤也知礼若使他束帶立于朝廷之上應對那四方來聘的賓客必能通兩國之懽達賓主之意而不至于失礼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蓋仁之爲言心純乎天理而无一毫之私始終惟一而无一息之間才叫做仁其心之純與不純有非行事之可見他人所能識者故夫子于三子皆許其本而未信其仁蓋以發于外者易見而繫于心者難知也有志于求仁者當省察于吾心獨知之地而後可。

子謂章○愈字解做勝字昔孔子因子貢好比較他人的短長而或問于他知故問之說你與顏回同遊吾門你自家說比他孰為勝乎

對曰節子貢對說人之資質有高下悟道有深淺賜也何敢指望到得顏回蓋回也是生知之亞資稟既高工夫又到其于天下的義理聽得一件就曉得十件從頭徹尾无不默識心通蓋聞一以知十者也賜也安得與之比乎

知十者也賜也安而知之資稟既偏工夫又淺其于天下的義理聽得一件只曉得兩件比類思索因此識彼不過聞一以知二而已耳此見顏子之所以為賢也

弗如節與是許孔子因子貢之言遂激勵引進之說道汝自謂不如顏回此言非虛汝委的不及他但人莫難于自知而亦莫難于自勝能知己之不如人而不自棄能勝己之所不欲而不自安則其進于聖賢之域豈有窮哉

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聰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見其驗矣子曰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自知則必不安于所已知能自屈抑蓋勉其所未至今日之不如安知他日之終不如乎我訥于言敏于行蓋勉子貢終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驕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雕詠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

爲人所欺矣自今以往所人之言必視其行而不敢遽信其言行之相顧也尤既聽其言又視其行則雖善爲詞說者无所用其欺而可免于誣信之失矣狀我所以能改此失者只爲牢守能言而行不逮我起初曾信其行而今日始覺其非故以此爲戒而改我之失見孔子此言所以深警牢子使之惕然而悔悟也夫師弟子之間朝夕相與其爲人賢否易見而孔子犹謂以言取人失之于下蓋人之难知如此況人君之于臣下尊卑之分懸殊後見之時其巳欲尽如其心術之微得其行事之實豈不难哉蓋敎牢必以功此即所言觀行之法用人者所當加意也

○吾未童○剛是堅强不屈的意思申棖是孔子弟子慾是貪欲孔子說凡人立身于天地間須是存剛强之德乃可爲貴欣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見有剛强者孔子之所謂剛不但是血氣强勇而已是說人得天地之正氣而又有理義以養成之其中磊落光明沉果毅凡富貴貧賤禍福死生件件都動他不得然後能尚友而非疑而无所畏惑據當大事而不可屈撓此乃大丈夫之所能而非人之所易及者故孔子嘆其难見耳或人不知其義止見申棖血氣强勇就以爲剛乃對孔子說夫子之門人如申棖者其爲人豈不剛乎孔子答說凡剛强的人必不屈于物欲慾也多欲則凡世間可欲之事皆足以動其心其心一動則意見必爲之昏惑志氣必爲之屈撓矣焉得謂之剛乎況孔子此言可見有欲則无剛剛則能制欲凡孝爲聖賢者不可以不勉也狀先儒有言君德以剛爲主蓋人君若无剛德則凡声色貨利諛佞必悅雖知其爲小人或姑息而不能去雖知其爲弊政或因循而不能革至于優游不斷威福下移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欲求政治豈可得哉

子曰申棖慾故不剛

慾者人欲之總名多嗜慾也多嗜慾則凡世間可欲之事皆足以動其心而剛德虧矣

○子貢章○子貢自言己之志于夫子說道天下之人皆同此心大凡非孔之事我心同所不欲度量他人之心也是不欲的若以己所不欲者而加之于人吾之于人固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之所爲也蓋剛則視人猶己視己猶人凡我不欲人加己者我亦不欲人加于人夫子貢此言固是他志量高處然此乃仁者之事子貢之學尚未能到此地位夫子恐其自許太過而行不逮言也故呼其名而抑之說道賜雖先有已私未易全者仁德如汝所言凡已之所不欲者即不以加之于人則是視天下爲一人而舉无形骸之間以萬物爲一体而渾具衆理之在己這非是心德純全而已私克盡不名不能汝之所至者是能遠及于此乎所以說非爾所及也欲孔子此言不是言难汝人之意蓋欲子貢知此惟在加勉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子貢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有聞章◎這是門人記子路之勇了爲善說道人同聲于聞而不行與不聞同行而不力雖不行同惟子路之爲人有兼人之才負剛果之氣每聞一善言必即時行之而後已若或未之能行則此心惕然不安惟恐復有所聞而前所聞者或遂滯而不得行焉曰惟恐有聞者非不欲後聞之至也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已聞而須待其所未聞可觀來行而惟恐有聞則既行而惟恐不聞可知矣子路之勇于体道如此

孔文章◎孔文子是衛国的大夫姓孔名圉諡文子臧是賢臣問是問于在下的人古時生有爵位者沒必有諡人有賢行者亦有諡有美惡孔圉得諡爲文是個美諡子貢疑其爲人不是以乃問于孔子說衛大夫孔文子皆不如何以得諡爲文也孔子答說凡人資性明敏的便肯着他的聰明不肯向學孔圉雖有明敏之資他却不敢自是虛礼樂名物古今事變一一講習討論而无有慊心其勤學如此爵位尊顯的便看得自己過高職于下問圉雖居大夫之位他却不敢自亢凡事有未知的一訪問如此蓋雖下等之臣小民之賤也虛己謙之而不以爲耻其好問如此諡法中有云勤學好問曰文今孔圉之行正與之相合此其所以得諡爲文也臧勤學好問不但是卿大夫之美行鐘古帝王之盛節亦不外此蓋人君有聰明睿知之資尤易于自滿居崇高富貴之位尤難于自謙故不學則義理无由而明不問則聞見无由而廣故處舜好問好察所以爲聖高宗遜志典學所以爲賢真萬世人君所當法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于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于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子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名辰諡爲文仲節柱頭斗栱藻畫梲梁上短柱蔡出大龜國人以爲卜者以其獲之于蔡故謂之蔡龜是

柱頭斗栱藻梲是梁上短柱孔子說人都以臧文仲爲知
狀明智之人必明見理不感試觀他一事言之如蓍之有大龜
所以爲占卜之用眹不過以決疑示兆而已非能司其禍福之
也文仲乃爲之宅以居之又將那柱頭斗栱上都刻爲山形梁上
的短柱都畫上水草真若大龜居處于其中而能降福于人者然
不亦大惑矣乎蓋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當盡而
之理則幽昧而不可知惟盡其所當爲而不瀆必于其所難知
可謂知矣今文仲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則是不達幽明之
理而惑于禍福之說其心之不明亦甚矣何如謂之智乎夫文仲
之智人皆稱之夫子獨據實而斷其不然這正是衆好之必察焉
者所以爲大物之权衡也觀人者宜取以爲法

令尹章○令尹是楚国執政的官子文是楚人仕是進用已官是
官慍是怒意于張問于孔子說楚国之令尹有子文者曾三次罷官人
用而爲令尹人都羨他尊崇他却无喜悦之色及至三次罷官人
都替他称屈他也无慍怒之色其喜怒不形如此他既罷了令
尹又把旧日所行的政事一一告于新任的令尹畧无猜嫌怫戾
之心其物我无間如此這等爲人夫子以爲何如孔子答說凡人
愚得患失如賢族能者都是只顧自己不爲国家此乃不忠者之
所爲也子文這等行事是不貪恋朝廷的名爵只要幹済国家的
政事是個寔心爲国的心可以爲忠矣子張又問說制行如此人
所難能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說仁在于心不在于事子文
之行雖忠肰未知他心裡如何若有一毫修名爲人之意便是私
心而非純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便信其爲仁人乎故不敢輕以
許之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
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
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
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
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
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
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
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
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
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
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

季文子○季文子是魯大夫名行父謚爲文子三思是思了又思轉七救次然後施行孔子聞之說道人之處事固不可以不思而亦不可以過思故凡事到面前造次未可輕動從而仔細思量一番及思之已得猶恐見不的確又乎心易氣再加斟酌一番如此則事理之可否從違裁已審行出來自肰停當斯亦可矣何必三思爲哉蓋天下之事雖有變不齊而其當肰之理則一定不易惟在義理上体察則再思而已精若用私意去揣摩則多思而反惑中庸敎人以愼思者意正如此善應天下之事者惟當以窮理爲主而濟人之果斷焉則無所處而不當矣

此更以上章不知其行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爲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

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置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声○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此千是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裴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歸與章○陳是陳国党是鄉党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說狂簡是志大而略於事的意思裴是有文采裁正是裁正昔孔子周流四方至于陳国淹留既久知道之終不能行乃發嘆說道吾之初心本欲行其道于天下今周流至此而竟不一遇是世終无用我者我其歸于魯国與我其歸于魯国欤肰我之道雖不行于當時猶可傳于後世今吾鄉党後生中儘有識見高明志趣遠大不拘小節的人看他規模体段已是裴肰有文理之可觀但其志願太高孝力未至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特出于規矩之外耳若就其才性之所近者因而抑其過矯其偏以歸其中則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寄吾欲行之心又何必栖栖遑遑以求用于世哉此吾之所以欲歸也是可見聖人爲當時計固欲其道之行爲後世計又欲其道之傳其心真有視天下爲一家通古今爲一息者此所以維往聖開來学而教萬世无窮也欤

伯夷章○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曰伯夷幼曰叔齊念是恨希字解做少字孔子說伯夷叔齊之至清介者也遺念怨是恨希字解做少字孔子說伯夷叔齊之至清介者也大凡清介的人疾惡太甚其中多褊狹而不能容物故人亦多有怨之者惟伯夷叔齊持身雖介處心甚平人有不善固當惡之若肌只是惡其爲惡而非有心以絕其人他若其人能改而從善則止見其善而不復追念其旧日之惡其好惡之公度量之廣如此所以人皆尊敬而悅服之就是見惡的人亦樂其後來之能改而諒其旧日之无他怨恨之心自然亦免此可見疾惡固不可以不嚴而取善尤不可以不恕古聖賢處已待人之道莫善于此若人君以此待下尤爲盛德蓋凡中材之人就能无過惟事出故爲怠終不悛者雖擯斥之亦不是惜其或一事偶失而大節无虧初時有過而終能遷改以至迹雖可羞而情有可原皆當含垢取長優容愛惜則人人樂于效用而天下无弃才矣廣舜宥過无大成湯與人不求備皆此道也此可以爲萬世人君之法

就謂章○魯人有微生高者素以直見稱于時人皆慕其名而不察其實故孔子歎一事以明之說人者以微生高爲直如今看來誰說他是直大抵所謂直者必誠心直道莫不善于諛媚妊佞一毫矯飾而後謂之直今微生高者人曾問他求醯這是曲意徇物掠人之美不却不肯直說乃轉問鄰家求來與他這是曲意徇物掠人之美以市已之恩矣即此一事推之則其心之私邪行之虛僞可知得醯之難乎夫微生高之直人皆信其行而孔子獨斷其非所謂衆好之必可焉者如此況當時欲是而非虛名无實者不止一事利口乱信鄉愿乱德孔子皆深惡而痛絕之蓋欲人致謹于名實之辨也然則用人者豈可徒采虛名而不考其實行哉

巧言章○巧言是言詞工巧令色是顏色和柔足恭是過于恭敬而不中礼者左丘明是當時賢人恥是羞愧丘是孔子的名匿是藏怨是恨孔子說人莫善于誠心直道莫不善于諛媚妊佞蓋人之相接詞色体貌本是有個正礼若乃巧好其言務以悅人之意是諛媚之人令善其色務以悅人之观是過其恭務以悅人之意是諛媚之人也左丘明爲人方正尝耻之而不爲我亦耻之而不爲烏人之交恩怨親疎自有個真心若心裡本是怨恨其人却深藏不露外而佯與交好是好險之人也左丘明存心誠寔尝耻之而亦耻之而不爲焉大況此二者爲聖賢之所共耻孝者可不留意乎此而立心以直誠然此等人不但可耻尤有害于国家盖諛媚之人阿諛逢迎非道取悅人情易爲其所惑奸險之人内懷狡詐外示恭謹人情易爲其所欺若不識而委用之則其流禍有不可勝言者所以古之聖王遠佞防奸如長蛇毒而避之蛇蓋爲此也

顏淵章○盖是何不志是心之所向昔顏淵季路尝侍于孔子側孔子問他說道二子孝于吾門都各有個志向何不各言爾之所志于我乎

車馬衣裘是着衣裘是皮服敝是壞濕是恨子路因孔子問其志遂對說道人不可以自私且如乘的車馬着的輕裘雖是我有然天下之物當爲天下用之不得專之以爲己私也我若有此車馬輕裘則願與朋友共之雖至敝壞亦无所恨爲盖子路爲義識見高明不屑爲鄙吝之事故其言如此

伐善章○伐善是矜誇善是有德施是張大的意思勞是有功顏淵孔子問其志遂對說道人不可以自足且如人能修德雖有善不欲矜誇于人稱賦亦不過復吾性分之所固有而已我若有善不欲矜誇于人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而自以為未馬大能立功雍有才勞可錄然不過尽善哉分之所當為而已我若有功不欲施大于人而自以為功蓋顏子幾于无我氣象渾厚无一毫滿假之心故其言如此願聞節安是安逸懶惰是撫恤的意思子路問于孔子說吾二人之志已各言于夫子矣但不知夫子之志何如願有聞焉孔子答說吾之志无他只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蓋天下之人不同有老者當安吾願奔之以安而使之各遂其性隨其心之所欲得而與之以理懷之也有朋友當信吾願與之以信而使之各盡其性隨其心之所欲得而與之以恩撫恤之也此則吾之志也合而觀之子路公其物于人而或難于兼濟顏子忘其善于己而猶出于有心惟夫子之志兼利萬物而不知其功仁發天下而不見其迹直與天地之量一般又豈二子之所能及哉使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則時雍風動之化當與堯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集注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乃終斯柔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後說却是就作用上說教有先後之時若地步不同耳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二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於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　篇內第十四

雍也章○雍是孔子弟子冉雍南面是聽治之位冉雍素以德行著名故孔子稱許他說吾門弟子如冉雍者其器宇識量頗近乎有治人之長就使之居南面之位以治理衆務統馭庶民亦无不

可者若仲弓爲人寬洪簡重惟煩則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惟簡重則不失之墮弛而得臨下之体故夫子稱之

子桑伯子 仲弓是冉雍的字子桑伯子是魯人簡是不煩瑣的意思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許與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過許與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先去失了後來重復差失叫做遷怒貳是重復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先去失了後來重復差失叫做遷怒貳是重復已先差失了後來重復差失叫做貳遷怒貳是重復差失了前人之怒移在後人身上貳過是重復差失了前人之過移在後人身上好學是個好善的人何以見得他好學夫人意有所觸就能無怒但向人發出來便不能禁制固有怒于此而移于彼者亦有怒此人而遷于彼人者顏子平日蓋能居敬而行簡故其言豈不誠然乎此可見仲弓平日蓋能居敬而行簡者孔子許其可居南面其意正在于此爲人君者若能許昧仲弓之言而知敬簡之義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亦不外是矣

怒与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 朱子

好學真字須子細看

哀公章◎遷是移本怒此人而又移于他人叫做遷怒貳是重復已先差失了後來重復差失叫做貳遷怒貳是重復差失了前人之怒移在後人身上好學是個好善的人何以見得他好學夫人意有所觸就能無怒但向人發出來便不能禁制固有怒于此而移于彼者亦有怒此人而遷于彼人者顏子平日蓋能居敬而行簡故其言豈不誠然乎此可見仲弓平日蓋能居敬而行簡者孔子許其可居南面其意正在于此爲人君者若能許昧仲弓之言而知敬簡之義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亦不外是矣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言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先去失了後來重復差失叫做遷怒貳是重復已先差失了後來重復差失叫做貳遷怒貳是重復差失了前人之怒移在後人身上貳過是重復差失了前人之過移在後人身上好學是個好善的人何以見得他好學夫人意有所觸就能無怒但向人發出來便不能禁制固有怒于此而移于彼者亦有怒此人而遷于彼人者顏子平日蓋能居敬而行簡故其言豈不誠然乎此可見仲弓平日蓋能居敬而行簡者孔子許其可居南面其意正在于此爲人君者若能許昧仲弓之言而知敬簡之義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亦不外是矣

有不可一日而不謹者惟能居敬窮理涵養此心使方寸之內
秤常平自然輕重不差如鏡常明自然塵垢不染何有遷怒貳過
之失哉所以說聖孝以正心爲要

或曰以下程子作顏子所好何學論

雍也章○這一章是門人記聖人用財的道理子華是公西赤字
子華冉子是冉有粟是粟穀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乘是十
六斛門人記說夫子用財惟視義之可否如子華爲夫子出使于
齊時有母在冉有恐其缺乏養膳乃爲之請粟于夫子夫子說與
他一釜與之甚少若所以示不當與也冉有未達又請增益夫子
說與他一庾益亦不多者所以示不當益也冉有猶未達而終以
爲少遂自以其粟與之五秉則與之過多而傷惠矣

適齊節適是往去服周是周濟急是貧窮急難之人繼是續
周有之過與而救之說我非吝于財而不與之也蓋赤之往齊
也所乘者肥壯之馬所衣者輕煖之裘則其家之富足可知吾
嘗聞之君子但周濟那貧難窮急之人不繼續那富足的人今赤
之富是而汝乃爲之請粟又多與之是繼富非周急也夫豈用
財之道哉這是不當與而與者夫子教之以義如此

原思節原思是原憲字子思宰是邑長粟是宰的俸祿門人記
說夫子爲魯司寇時弟子原思爲屬邑之宰夫子與之粟九百乃
其常祿所當得者也原思却乃辭而不受焉蓋其素性猶介故雖
常祿亦辭而不受則過于廉而非理之中矣

毋以節毋是禁止之辭五家爲隣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
爲鄉五百家爲黨夫子因原思之辭祿乃教之說爾毋辭也蓋官
有常祿乃國家之定制安得以私意辭之若俸祿有餘則尒之隣

娃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
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
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前作張子
曰懌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
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
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
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
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
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
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
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
其好之爲何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
人者蓋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
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
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

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節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
宰也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
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
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憲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
弟子名憲

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數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毋禁止之辭五家爲鄰二十
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
推之以周貧之與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里鄰党有貧之者推以與之不亦可乎而何以辭爲此這是不當辭而辭者天子教之以義如此大抵人之取與辭受皆有個當然的道理當與而不與固夫之者不當與而與則失之濫當辭而辭固失之貪不當辭而辭則失之僞夫惟聖人一酌之于義理之中而自不至有四者之失視世之私恩小惠小廉曲謹者祇見其陋而已善用財者當一以聖人爲準可也

犂牛章○仲弓是再雍的字犂是雜文騂是赤色角是頭角周正周人尚赤故牛之赤色而又頭角周正者乃用于祭祀若騂牛則賤之而不用也山川是山川之神昔者仲弓之父賤而行惡仲弓却爲聖門高弟以德行著名當時有以其父病之者故孔子設譬之說這里之騂色者固不可用爲祭祀之犧牲若其所生之犢純爲赤色而又頭角周正則正祭祀之所須者人雖以其爲犂牛所生要不用他然那山川之神豈能舍此而他享乎今雍父之惡就如犂牛一般雍之賢就如牛之騂且角的一般人雖以其父賤而欲勿用然有如此之德自當見用下世又豈能終廢之哉是可見聖賢之生不繫乎世類用人者但當取其才德而不必問其世類之何如占之帝王立賢无方蓋爲此也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餘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謂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吉之

程子曰此章之意與前章同蓋聖賢不係乎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士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勿勿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求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魯哀公問政之言同意蓋不足以從政求也長于政事是多才多藝的人使爲大夫必能理繁治劇區畫周詳隨事泛應綽乎其有餘裕矣其于從政何難之有夫二三子之才各有所長而皆過于用如此使季康子能功魯君尊信孔子委任羣賢則何東周之治不可復哉惜乎其不能用也。

季氏章◎季氏是魯大夫閔子騫是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費是季氏的屬邑辭是言詞復是再來收是永名左傳之北境上皆季氏爲魯大夫專政國政一日使人召閔子騫若他做費邑之宰閔子騫是個有德行的人心惡季氏不肯久于其位而又不敢顯言乃對使者說大夫雖欲用我脫我之心不願仕進汝其爲我從容委曲善爲說詞以達吾不仕之心而止其用我之意必不可再來召我也吾不肯見信而再來召我則吾當避于汶水之上而不仕既不復居于魯国矣夫夫豈能强我之必仕乎夫閔子隱而不仕既不失身于权臣其言遜而不阿又能免禍于乱世真可以爲賢矣脫以閔子之賢若君不能用之以匡公室而使季氏欲引之以爲私人此魯之所以微而不振也。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汝上矣費音秘爲去聲汝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汝人在齊南魯北境上阿子不欲臣季氏令我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安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志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豬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

伯牛章◎伯牛是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牖是窓古之病者卧于北窓下君來視則暫時移在南窓下使人君得以南面視己所以尊君也亡是喪亡命是天命言者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牛乃遷于南牖下使孔子南面視己蓋以尊君之礼尊之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執其手而與之訣曰病勢危篤如此其喪亡必矣肰此乃天之所命非由于人者也何則人而无德或不能謹疾或有以召灾固不足言矣今以如此之賢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惡疾也以如此之賢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惡疾也豈非莫之致而至者耶信乎其爲命也已蓋夫子痛惜之深故重言以嘆之如此。

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矣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本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礼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礼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賢哉章◎賢是有德之称簞是竹器食是飯不堪是受不得的意思孔子称許顔回說他人與道有多般道者少我看顔回是個有德的賢人如何見得蓋人皆難于處貧而回則資之至者他的飲食不過是一簞之飯一瓢之飲又居處于蕞陋的巷中其困窮至于此若使他人處之有不勝其愁若者厭煩回之心自有樂處但見其優游自得不以身之困窮而遂改其樂也這是所謂故中心自足不待旁求深造外物自不能移非賢而有德者能如是乎所以說賢哉回也天地處富貴而俠桑居貧賤而憂戚乃人情之常聖賢之所樂蓋有超于貧富之外者雖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飯蔬飲水樂在其中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心一也善學者當自得之

冉求章◎說是喜悦中道是中途廢是止畫是自家限量的意思冉求自言于孔子說道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我非不欣慕而求至之但資質昏弱心雖欲進而力有所不足故不能至耳孔子教之說所謂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心誠嚮道盡其力以求之至于中道氣力竭了莫能前進而不得不止這才叫做力之不足今汝未嘗于志道上用力而畫于中道自家限量的意思是今汝未嘗于志道上用力而畫如畫地以自限的一般乃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音單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顔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人故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顔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者自有其樂顔子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末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者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悦女音汝）

能進而不欲非欲進而不能畫也實亦自誘下次不足哉天地人之勇生乎真知為好盖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若自畫其力以求還是不曾真知道中之味而悦之使其果悦之深則必如顔子欲罷不能矣而豈以力不足為患哉者不可不勉也

女為章◎儒是學者之称孔子當教門人卜子夏說如今為人的學之儒不知儒名亦有分辨有一樣君子之儒有一樣小人之儒所謂君子儒者其學道固為己不求人知理有未明德有未成還要去講求務要有以修德而善治其身在自己身心上用力而君子之名亦為名之而此君子之儒小人儒者其學道亦為己也但其心專是為人不肯務為一事便要人稱之以為知行得一事便要人譽之以為能都只在處而為飾而無近裡着己之學此小人之儒也汝今但學為君子之儒而事務為己不可學那小人之儒而事務為人汝若為君子之儒而事務為己不可學那小人之儒而事務為人汝若為君子之儒而事務為己不可學那小人之儒而事務為人汝若

武城一邑之中必有德行道藝可以表正風俗者滅今寥寥無聞蓋子游對說有個淹雅底人與之相處否求子游對說有個淹雅底人與之相處否求子游對說有個淹雅底人與之相處否求

人之生也直是直道公正的意思問是虛問不直幸是僥倖孔子說人得天地之正理以生其是已非己善己惡己存之于中發之于外者都有個本然的公心當然的正理所謂直也人能全此道以治各或昧心以徇物則是矯罔不直而失其有生之理矣生理既失便不可以爲人就是生在世間不過僥倖而得免于死耳豈不深可愧哉譬之草木或夭或喬暢茂條達者乃其生理之伸揉造作或扭在以爲曲或移此以接彼則殘其有生之理矣雖不死者幸耳人之不直何以異于是哉孔子深惡不直之人如此

知之者○知之是知此理好之是好此道樂之是樂世人之造道有深淺之不同然必到那至極的去處乃爲有得彼不知道者固不足言若能識其爲當然不易之理而不可以不求是固勝于不知者矣然這只是心裡曉得未能克用其力也不如好之者悅其義理而愛慕之深玩其言趣而進爲之力然後可以進于道也豈徒知者之可比乎所以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勝于知然這才是用力進修未能寔有諸己也不如樂之者樂之是三者以地位言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樂以工夫言則樂原于好好原于知知則見道不明非好則求道不切非樂則体道不深其不可柔者孝者誠能逐漸有功而又深造不已則斯道之極可躋至矣此吾人勉人之意也

中人章○中人中等的人語是告語上之上等精微的道理孔子說凡人資質有高下孝問有淺深教人者要看他力量如何若是

則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

中等以上的人其資稟既不凡王夫又精熟已是有上達之机下肰後告以精微的道理則言者適當其可而聽者不苦其難就是登山的一般漸到高處不說與高處不說與遠處的景象便理會得所以語上也若是中等以下的人資質既是尋常工夫又未積累但不能亦終泥肰而无得就似行路的一般才在近處便說與遠處的路途如何知道所以說不可以語上也肰則君子之教但當因人而施豈可躐等而進乎肰此爲施教者言耳若孝者之攻又當自加勉勵蓋舊欲勇往則下孝皆可以上達因循怠惰則中人亦流于下愚是在人立志何如耳孔子他日告魯君說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此又欲孝者加之意也可不自勉矣乎

問知章◎樊遲是孔子弟子務是專用其力的意思民義是人所當爲的道理難是切已難盡的上大夏字俗做得字樊遲問于孔子說如何叫做知孔子答說所謂智者見理之明而已盖人生日用自有當爲的道理若鬼神之福善禍淫雖與人事相爲感通肰其事則幽眛而難知者也不可知而謂事以求之惑之其用力于人道之所宜凡倫理所當盡職分所當爲者一一着寔去做至于鬼神則惟敬以事之而已知不去褻近而諦觀之以求福也這見能心有定見故禍福之說不足以動其念幽遠之事不足以眩其明豈不可謂之智乎樊遲又問如何叫做仁孔子答說所謂仁者存心之公而已盖爲人之道本是難盡若爲之而有所得雖功効相因理之自肰已不可有心以預期之也有心以期之則涉于私矣今惟先其事之所難凡身心之所切性分之所當上緊去做至于後來的效驗則惟候其自至而已却不去計較

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人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

而有意以期必之也這是他心有定宋按能純乎正誠明道之公而純无計功謀利之念豈不可謂之仁乎按夫子此言雖是分言仁智其實只是一理蓋媚神之念即是望效之心先難之功即是務民之義人能用力于人道之所難而禍福得失皆置之于不計則仁智之道兼体而不遺矣此又孝者之所當知也

知者樂⊙知者是明理的人樂是喜好仁者是全德的人孔子說天下有明智之人有仁德的人人品不同則其性情亦異大凡知者之所喜好常在于水仁者之所喜好常在于山蓋知者于天下之理見得明白其圓融活潑无一些凝滯就似水之流動一般此其所以樂水也仁者于吾心之德養得純粹其端凝厚重不可搖奪就似山之鎮靜一般此其所以樂山也夫人惟心有拘繫所以多憂知者既流動不拘則胸次寬宏遇事便能擺脫凡世間可憂之事豈不足以累之矣豈不樂乎人惟嗜欲无節所以損壽仁者既安靜寡欲則精神完固足以養壽命之原凡伐性傷生之事皆不足以撓之矣豈不壽乎夫人情莫不欲樂亦莫不欲壽而惟有知仁之德者爲能得之則反身修德之功人當知所以自勉矣

齊一變⊙齊魯是二國名變是變易而作新之道是先王存治道孔子說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于齊封周公于魯二國皆被聖人之治其政教風俗固純朴文武之盛也至于今日則齊與魯時不同朕齊經桓公霸政之後其習俗相傳遂急功利喜詭詐而太公之治已蕩然无存魯國无所變更至今猶知重孔教崇信義而周公之遺風尚在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廢墜耳若齊之君臣能變其政而作新之則雖至道有難易而一變再變之餘治功无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時齊俗急功利喜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就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

之盛可復見于今日或所以說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即此可見先王之舊道修舉甘棠廢壞則紀綱制度猶有維持而文武之餘治功未泯故一變再變之餘治功无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觚不觚⊙觚是木體古時未有紙劄唯削木爲數方書字其上用以記事以其器有稜角故謂之觚已變觚就直不得爲觚也孔子感歎說道天下的事物有其實乃可以稱其名如器之所以爲觚者本因其有稜角故名爲觚也若爲觚而去其稜角則失其觚之本制矣既失其制則名雖存而實已變尚得謂之觚哉此孔子感于觚猶得謂之觚哉既聖人之意非爲一觚見世之有名无實者多固而發歎也故君臣君道而後可以爲君臣盡道而後可以爲不然亦皆觚而不觚者也其所關係則又豈特一器而已哉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

宰我孔子弟子宰予字子我問仁者是設爲問辭猶言是誣罔宰我有志于仁而不知爲仁之道乃問于孔子說仁者既以愛人爲心則有難便當往救雖是人告他說有人溺于井也亦當隨之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則无惻隱之心救之則有沈溺之患然則爲仁者難說孔子答說仁者雖切于救人然必己身得生而後可以救之死若從人入井則无益于彼而先喪其身亦甚矣仁者何爲而若此也大抵仁人君子聞人有難便當惻然哀憐之心使之奔走而往救則可若使之入井而自陷其身則不可蓋凡事自有個

道理須要如此若是理之所有的人雖欺誑他也要信了若是理所必无的人雖欲誣罔而使之輕信豈可得乎欺誑他也要信了若是理所必无的人雖欲誣罔而使之輕信豈可得乎欺則其中有人理之所有也故可使之往救入井救人理之所必无也故不可使之陷溺子欲爲仁亦詳審于輕重緩急之間而已蓋利濟兼愛者仁之心也揆度事理者智之事也有智以行仁而後仁爲无蔽孝哉憂爲仁之陷害其不智可知故孔子曉之如此一

博學章◎博是廣文是詩書六藝之文約字畔做要字是歸束意思禮是天理之節文畔字雖做背字孔子說若于之博學于文之以道也欲道散于萬變而文則所以載之欲非博之以文則陋而不能考通道本于身心而約則所以統之若徒博而不約之以禮則工夫汗漫而无所歸宿使與這道理相背亦所以畔之學務要旁搜遠覽先天地民物之理詩書六藝之文一一去講習詩論以廣吾之聞見這是博字于文既又不徒博字而已必收斂歸約束于凡視聽言動之間都守着天理之節文不敢少有放肆這是約之以禮又不涉于支離如此則工夫簡易直截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道在其中矣由此進之則亦可以進于道矣何相背之有乎聖人示人爲學之方莫切于此

子見南◎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父字俗做甫字否是不合道理歇是弃絕昔孔子曾到衛国衛君之夫人有南子者素知尊敬孔子之道德景與相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人仕于其国行見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所不容故於南子雖不得已而見之其待南子者如此至于靈公問陳則明日遂行孔子豈屈已以徇人者哉合而觀之可以知聖人之心矣一

無礼不可 諸本作無一不可

中庸章◎中是无過不及庸是平常人所同得的道理叫做德至是極至辭是必孔子說天下之事但有一毫太過便可加責有一毫不及但可增益都不是至善的道理惟是中庸之爲德本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不離乎民生日用之常既不偏于太過亦不流于不及而其理經久可行乃是至精至極盡善盡美的道理所以至而无以加者乎然這道理是人人之所同得亦人人之所自有聖賢所以治世脩身都不外此但如今的人或尚于氣稟之偏或安于習俗之敝聖智的則失之太過而不能栽節以合乎中愚不肖的則終于不及而不能自勉以求其至少有此德者亦已久矣孔子深有感于世道之衰故嘆之如此一

博施章◎博是廣施是施恩于人濟是能成就人使各得其所何事是說不止如此等是心裡不足的意思子貢未得爲仁而徒志于高遠乃問于孔子說若廣施于民而不必之謂仁如有人焉廣施恩惠于天下之民能使萬民之衆各得其所而无有一夫不被其恩如此何如亦可以謂之仁矣乎孔子答說仁者之心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詐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背乎理智者雖不忍於欺人而不爲其所愚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所不容其見惡人固詞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无窮而分量亦有限如必博施而濟衆則豈止于仁而已必是聖人全体仁道而造其極者肰後能之千歲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堯舜之治天下猶有下民其猶之嘆蓂民阽飢之憂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足也況他人乎夫聖人且以爲難而子以是求仁矣之遠矣

夫仁節立是成立達是通達孔子又告子貢說汝以博施濟衆爲仁只爲未識仁体故耳夫所謂仁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无私欲之間看得天下的人就如自已一般疾痛疴癢都有相關的意思如自已要成立便不忍他人之顛危必思以扶持調護使之同歸于成立而後已自已要通達便不忍他人之窮困必思以開導引掖使之同歸于通達而後已這等立心就是天下一家萬物一体的氣象雖不必徧物而愛之而本体且具則功用在其中矣此乃所以爲仁而非博施濟衆之謂也

能近節譬字解做喻字是比方較量的意思方是術承上文說仁之本体只是一個公心則爲仁者亦不必求之于遠矣若能近取諸身將自已的心比方他人的心如自已欲立便知人之欲立自已欲達便知人之欲達與我一般即推之以及人這就是爲仁的方法所謂純乎天理之公而无私欲之間者不過如此覺復有他術哉蓋子貢之說是在功用上求仁故其效急難而愈遠孔子之論只在心体上求仁故其術至簡而至易況能知爲仁之方則雖堯舜之所以爲聖亦不外此蓋堯舜之

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故曰博以事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忍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顏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已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徙事高遠求知其方孔子教之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聖豈能徧物而愛之只是其心常在安民而已爾君若能以安民爲心而推之以治天下則仁聖之事一以貫之而何堯舜之不可及哉

述而第七

述而章○述是傳襍作是創始寫字解做私字比是倣倣老彭是商時的賢大夫言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傳先王之道以教萬世臣願不敢以作者之聖自居乃謙遜說道我之事有前人已爲而後人傳之者謂之述有前人未爲而我今始者謂之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也我今雖有所修爲只是傳述先王之舊或考之方冊而重加緻明或問之故老而更爲裁定是未嘗重新創造而有所作也蓋天地間的道理那一件不是古人說過的就中請求自有無窮的妙處我則深信而復作世狀吁古之惟日敎七不能自已故但見其可述而无容手復作豈我之獨見哉比先商時賢大夫有老彭者他能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僭之嫌也然當是時作者多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默而識之○默是不言識是記誨人是教人孔子說人之求道若徒誇口語而不能存之于心則聞見雖多終非己有必須洗靜煩囂只在心上去理會凡所聞所見的都不費詞說而自无所遺忘廣博淵深而自得其要後能深造而自得也人之爲學若只是始初奮發到後來便懈怠了則工夫間斷豈能有成必須深信義理之无窮而寔用其力自始至終都是這等勤孝无一毫厭足之意默而識之好学也與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僭之嫌也然當是時作者多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設教若不能使人心開意到費力去處便都倦了則私意未克能成物必須真知物我之无間而有教无窮之美教也這三件都是成德之事就之无一毫倦怠之心厭後謂之美教也這三件都是成德之事而我所常致力者厥反而未之何者能有于我哉夫聖人會道全體而幽成不遺乃猶自以為不能其謙已論人之意至深切矣。

德之一章◎義是理之所當為者徙宁解做遷字孔子說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善能徙而積不善能改而積過不吝皆是道也欲法古帝王者宜三復于斯言。

憲問章◎燕居閒暇无事之時申申是舒暢夭夭是和悅門人記孔子在閒暇之時在家情態的便是發其威儀有矜持嫌節的或反遜于嚴厲皆非盛德之氣象也惟其燕居无事之時以四体則從容舒展而聖心如也以頻色則融和潤澤而自然愉悅何其天天如也蓋德性極其純粹故容貌合于中和者如此門人此言可謂善形容有道氣象者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甚矣章◎衰是血氣既衰孔子發歎說先人年有老少則血氣有盛衰甚矣吾血氣之衰也如何見得蓋吾当强壯之年常已夢見周公恍然若與之相遇到如今來許久不復夢見周公矣則吾衰豈不甚乎蓋孔子生于周時一心要做周公的事業方其壯盛精神不忘故常形之于夢及其既老則自諒其力不能復是心而亦无復夢矣故其歎歎如此可見賢才之輩于世其可以有為者每在其强壯之時而人君之用賢亦当趁其血氣强壮之時精力既衰則事功所就已不能副其初心矣況于終不用哉脈則孔子之自嘆其衰固為可惜而當時之君不能及時用之以再見周公之化而使之夸老于下位則尤為可惜也。

志於章◎這一章是孔子示人為學之全功志是心之所向據是執守依是依此游是游衍玩者的意思孔子說學莫先于立志而執守依是依此道乃人倫事物當然之理志不于理則趨向差矣故必以道為終身之準的而事心致志以求之則所適者正而无他哉之惑此道而有得于心則做德已而不撓則持守之功不懈能無間之不失矣必拳拳服膺務使此德常有諸已而日積月累不至若存若亡而後可依此道而心德純全而做行已而不依則私欲有時復萌能保全者之不鮮乎必念念在藝務使此仁存券念熟而周流貫徹无一毫間斷餘縫而後可矣志道據德依仁是本之在內者无不尽矣至于礼樂射御書數之事雖甚文之末非德之本然亦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亦必游息于藝修之餘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於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也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據於德據者得而守之之義也據於德據者得於心而守之不失也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從容而玩味其理用以收斂身心調養性情而成其道德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忽不自知其入于聖賢之域矣孝之功何以加此然此章之旨不但是孝者所當知在人君尤爲切要蓋道德仁厚人君修身治天下之本必當深造自得方可充擴而先務之下糅文者又須務求日用始爲有益若只如此看孝者當以聖言爲法程可也

自行章◎修是脯乃乾肉也十脡爲一束古人初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言行束修以上言能自行束修以上者而未嘗無誨焉則凡能自行束修以上者皆在所誨也蓋人不知束脩是可與爲善之人吾則未嘗不教誨之焉蓋天生聖人非徒使之自理而已正欲其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爲特人之耳目也所以舉大教人之心惓惓乎不得其位但能成就後來以傳道于來世也

不憤章◎憤是心求之而未得的意思啓是開其意悱是口欲言而未能的模樣發是達其詞隅是四方轉角處反是反復相證之地而後可以施吾造就之方且如人之求道有用心思索而未有以得之時則其心憤憤然必欲通之而未能通之則有可通之機吾因而爲之開其意彼將發而无疑矣若未至于憤則在彼本无求通之心我何從而開之乎此所以不啓也有心知其意而口未能言者謂之悱已則有可達之勢吾因而爲之達其詞彼將沛然而莫禦矣若未至于悱則在彼本无欲言之心我何從而達之乎此所以不發也至于我之所啓發者又看他了悟如何若能于我所言觸類旁通因此識彼舉一隅而彼則能以三隅反做如提起東方一角的事他就并東南北方的道理都曉得了一一回答將來相與商量這等的人是甚麼圖而不滯其心通而无碍然後詳以告之則彼此相契而其心易入矣若示之以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復則難乎是資稟庸下而不能推測意見凝滯而不能旁通雖諄諄而語之亦終茫然无得耳我何爲而強聒乎此吾所以不復告也夫以孔子之海人不倦尤必因人而施如此然則李者可不勉乎用力以爲受教之地哉

子食章◎側是边旁哭是弔喪而哭歌是詠歌古人以歌詠發情心有所樂則歌也門人記說夫子哀死之心真切而不能自已如人有死喪之事夫子食于其側則未嘗飽蓋臨喪哀故食之不能甘也又如夫子于是日弔喪而哭則其一日之間不復詠歌盖餘哀未忘自不能爲樂也然此乃是不忍之心古之帝王見百姓之飢寒困苦流離死亡則必爲之減膳徹樂急于救恤即是此心有天下者能推此心以仁民則无一夫不得其所而仁覆天下矣

用行章◎行是出而行道舍是不用藏是隱而不出昔顏子深潛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歌哭則不歌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純粹孝己幾于聖人故孔子称許他說吾人出處進退只看時之所遇何如或以仕爲通而急于仕已病人同不可或以隱爲高而務于絕人逃世亦不同惟是人能用我時可以有爲則出而仕以盡濟世之功人舍我而不用時不可以有爲則隱而不出以全高尚之志或出或處无一毫意必于其間這才是隨時處中的道理此惟我與尔爲能有之在他人則不敢以輕許也蓋孔子中之聖嘗欲合乎化止久速之宜顏子其聖人之体能不去處進退之以觀孔子有東周之志雖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有爲邦之問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皆可見矣非以大聖大賢而皆不遇于春秋之世則豈非世道之不幸哉。

子行師一萬二千五百人叫做一軍大国則有三軍暴虎是不用兵器而徒手搏虎馮河是不用并楫而徒步涉河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乃就問說用舍行藏天子固與顏冉共之矣說使夫子統領三軍而行戡伐之事則將與誰共事乎蓋自負其勇意夫子行軍必與已同也孔子答說君子之所貴者在乎義理之勇而不存乎血氣之剛若是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甘心必死而无悔吝不與之行輕率妄動有勇无謀的人使之用兵必臨敗取敗吾不與之行也必是平昔爲人不敢輕忽以誤事亦不敢苟且以成事但事到而前常有兢畏戒懼的意思又好用計謀預先斟酌停當然後果決以成之這才是持重詳審智勇兼備的人使之用兵必能全勝吾方與之行三軍耳亦何取于徒勇越子路好勇而无所取裁故孔子以是抑而教之其意行軍之道亦不外此故趙括好談兵而致長平之敗充国善持重而收金城之功任將者當知所擇矣。

子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必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富而言○這是孔子設詞以警人的說話執鞭是賤者之事孔子說人之所以役人爲以求富者意以富爲可求也若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之則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蓋執鞭雖賤者之役而苟足以致富則亦无不可爲者但人之富貧貴賤皆有命存焉決非人力之所能強求者如其不可強求則在我自有義理可好從吾所好而安于命耳何必終日營營爲是无益之求以徒取辱哉夫孔子之聖非真屑爲執鞭之士也特見當世之人多自決其禮義之防而甘心于苟賤之辱故甚言以警人之妄求耳所以他日又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觀此則自修者固不當願外而取人者尤必先觀其所守可也。

子之齊○齊是將祭時齋戒是恐兵而行戰伐之事必是疾病門人記說夫子之所謹慎者有三件事其一曰齊蓋齊以交神苟有不誠則志意渙散神必不享所以夫子之于齊也內專主敬外敦倨恪務致其精誠而後承祭以交于神焉其一曰戰蓋戰者衆之死生国之存亡苟有不慎則孰肯不審何以能勝夫子之于戰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務出于萬全而不敢輕率以取敗焉其一曰疾蓋疾乃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苟有不慎能无傷乎所以夫子于无疾之時則潛滋暗養節其起居而不敢寒遊无度和平其性氣而不敢專恣過當不幸有疾則加意調攝審擇醫藥而不敢有一毫之忽蓋齊戰人所不能不謹而夫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

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子之所愼齊戰疾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国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曾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

尤傳其樂至隳敝仲舜齊而聽樂遂存舜存舜存舜之心只在樂上雖當食之不知肉味之爲甘者益不容他慕其樂者之來而其聽合之際就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虞舜之時者矣遂不覺歎賞說道樂也但知韶樂之美猶未能得于韶樂之所以爲美也蓋天子中和之德本自與舜合一間韶樂而嘆息之深如此備日又稱其盡善盡美而孔子之聖又能知舜之所以爲舜則以韶舞節奏之其土嘉于虞舜者益矣

札樂之情 礼樂之文 記

衛君章○爲字傳徹助字衛君名輒見靈公之孫世子蒯聵之子諸是答應之詞昔衛灵公時世子蒯聵得罪出奔灵公薨國人遂立蒯聵之子輒及晉人送蒯聵歸國輒拒之不受當時衛國都說道蒯聵得罪于父于義當絕輒以嫡孫嗣立于礼爲宜未有明言拒父爭國之非者那時孔子在衛尚有疑孔子亦以爲宜乃私問于子貢說衛君之立國人固皆爲之矣不知孔子亦以爲然而助之否乎子貢即諾而應之說吾將入見夫子而問之蓋未能深諒孔子之心而不遽答也存之問也

入曰簡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子叫做伯夷第三子叫做叔齊孤竹君曾有遺命要立叔齊爲君及卒叔齊又遜伯夷肯立伯夷說父命不可違叔齊說倫序不可乱而人互相推讓都逃去了這是兄弟遜国的事正與衛君父子爭国的相反子貢不敢直斥衛君乃入而問孔子說伯夷叔齊見何等人也子貢之問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 圖

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探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 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舜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蓋

○再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去聲○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之孫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首網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已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再有疑而問之 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是要看孔子之取舍何如然以爭国爲是則必以衛国爲非遜制讓国爲當然則必以爭国爲不可矣孔子冬說二子遜国而行高潔是乃古之賢人也子貢又問說二子固是賢人不知之後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子貢之意蓋以讓国之事人所難能既書之他人而衛君犹或可恕也孔子答說凡人有所求而得則然今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只要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所以求盡乎仁也今既不違父命不悖天倫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悔之有乎夫孔子之于夷齐既許其賢而又論其心如此則讓国之事乃孔子之深耻也以讓国爲是則必以爭国爲非而其不爲衛君之意亦可知矣故子貢出而謂冉有說夫子不助衛君也蓋惟孔子之論夷齐之心惟子貢爲能識孔子之心一問答之間而父子兄弟之倫昭然于天下矣爲国者可不以正名爲先乎

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国猶敝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国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国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

飯疏章○飯是咽疏食是粗飯肱是手臂孔子自卑其安貧樂道之事說道人生日用之間无不欲飲食充足居處安逸者我所的不過是粗飯所飲的不過是水其奉養之菲薄如此夜則枕但曲其肱而枕之其窮處之荒凉如此貧困可謂極矣只是我心中的真樂初不因是而有所損亦自在其中焉若彼不義而富且貴者苟且僥倖以得之雖勝于疏食飲水以我視之漠然如浮雲之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況有倚乎外不以富貴而有慕乎中如此一

加我章○加字当作假字五十字当作卒字假是借卒是終易即是如今易經所載的道理孔子說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凡天道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都具載于其中學者所当深察而玩味焉但其理深與精微我尝欲學之而恐其辭或艰其義或隐假借我数年使我得終其學易之功或観其象而玩其辭或観其変而玩其占凡道理精微的去處一一都講究得明白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我皆能融會于心由是見諸行事必能審動静之時得趋避之正雖未必全然无過而亦可以无大過矣大聖人全体易道行不踰矩宜若假以数年而学易亦豈待学易而後能无過正謂易理无窮欲人当及時以勉学耳欲寡過者当以講究窮理為先也

雅言章○雅字解做常字執是執持人能事上循理才有執持以叫做執孔門人記說夫子之設教固必因人而施然平日所常言者則有三件一是詩盖詩之為言有美有刺美者可以為善刺者可以戒人為惡吾人所以養性情者莫切于此三是書書之所載有治有乱與治同道則无不與與乱同事則无不戒人所以考政事者莫切于此三是執礼盖礼主恭敬而有節文既

飯疏食飲水章○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飲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也○子所雅言詩書

可以防閑其心志之可以檢飭其言行儀吾人欲養其德性使有所執持者莫切于此這三件都是切実的道理緊要的工夫終夫子之聖猶汲汲于學易而于詩書執礼則雅言之可見聖人之道具在六經學者必討論講習乃可以明理大君必体念推行乃可以致治讀者宜致思焉

葉公章●葉公是葉縣的令尹僭称公実字解做何字猶字憤字忘字未易明言故子路不敢輕對也孔子聞而教之說葉公之問蓋聖人之德性使人自知焉者是乃我之為人也汝何不以告葉公夫這是孔子自言其好学之篤如此欲学聖人者其可不以勤励不息自勉哉

我非章●有生古人的典籍做是学速的意思孔子說天地間的道理凡精粗大小那一件不是吾人之所當知但人之氣禀不同有天生上智自然知此道理者我今雖有所知豈是聰明絶倫來自然能知而不待習学者乎只是見得這個道理都具于古人之典籍若非心事善好則志向不專非上緊講求則工夫有間所

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以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誠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以勇信好古汲汲焉勉力以求之將古人的言語學行去体認將古人的行事件件去思索就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一般惟日孜孜不敢有一毫之懈怠是以孝力至到義理自然貫通而能有所知耳豈真生而知之者哉此雖孔子自謙之詞其實孝問之功雖聖人亦不能廢故堯舜舍已從人大禹不滿假成湯之得師武王之訪道皆不敢自恃其聰明而必從事于孝問也傅說七孝于古訓遜志務時敏正與好古敏求之言相合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子不語●語是言語怪是怪異力是勇力亂是悖亂神是鬼神門人記說夫子教人固无所隱然亦有所不語者怪力亂神是也夫怪者詭異无據虛誕不經最是駭人之心志者也力亂神是也君弑妻妾乘其夫乃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者也鬼神者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其感應之理幽遠而難測者也前三件非理之正後二件非理之常言之則有以啟人好奇不道之心渺昧荒唐之想故夫子絕不以爲言其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禮其所立教者不過文行忠信而已

〇三人章●師是師範化子說孝无常師道在有善與人能存心于斯已斯无往而非師範故是三人同行亦必有我之師範存焉蓋人之所爲非善則惡而師也在所以可人爲善教人去惡也今三人雖寡而視其所行豈无合于義理而爲善者乎亦豈无悖于義理而爲不善者乎善者我則效師而欣慕取法其善而從之不善者我則反視內省恐已亦有是惡而改之夫擇善而從則足以長善是善固我之師見不善而改則必以戒吾之生心是不善亦我之師也所以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人且如此則凡天下之人无往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〇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生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〇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〇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〇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〇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歎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

而非師夫人能隨處而自考觸類以求蓋莫非吾之所有矣亦何必親炙而後爲學哉即此推之可見八佾一章先須廣求博采凡臣下之忠言嘉行古今之治亂得失无非身心治理之助誠能以聖賢爲規而思與之齊狂愚爲戒而過猶而深用戒是謂能自得師而德修乎

天生章●桓魋是宋之司馬如子何是說沒奈我何言不能害也昔孔子周流四方行到宋国那時宋国的司馬有桓魋者忌孔子而欲殺之門人都惧其不免孔子曉之說天之死生禍福皆係于天若天不死意在我必不生我以如是之德天既生我以如是之德則我之命天寔主之必將福我于寔已之中矣桓魋亦人耳其將奈我何哉蓋必不能違天而害我也

而猶必微服過宋以避之則可見天命固不可以不安而人事亦不可以不尽故知禍而避則爲保身之哲以義安命則爲樂天之仁觀聖人者无此求之可也

二三章●二三子指衆弟子隱是隱諱而不言與字辨微示宗門弟子專以言語求聖人以爲夫子之道本自高深而其教人則甚乎易疑有秘而不傳若孔子乃曉之說二三子之多于吾所學者蓋以我爲吾教有所隱諱而不言言不知吾之于爾有所隱也蓋道理在天本自明白簡易固不待言而顯亦不可執一而求我今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非身之所行都係着道理這是二三子所共見共聞的則是以身立教无一事不以昭示于予者此乃丘之爲人也何尝有隱于爾哉二三子不能隨處体認而徒以言語求之非惟不知我抑亦不善學矣夫以孔子之道不但聽然昭示于門人而亦燦然大明于萬世善學聖人者若能反之身心之間而不徒泥于言語之末則何聖道之不可及哉

四教章○文詩書六藝之文行是依道于身盡己之心叫做忠待物以寔叫做信門人記說夫子以成就後學爲心其所隱狀大要不過四件四者何文行忠信是也蓋天下之義理无窮皆載于詩書六藝之文使不有以講明之則无以爲聞見之資而廣聰明之益故夫子每教人以學文也肰道本于身使徒講明而不一一見之于躬行則所學者不過口耳之虛而非踐履之寔故夫子每教人以修行也肰道原于心使發乎已者存不存有不忠則所知所行皆爲虛僞而本无所得矣故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發于心者脫七慾至而无一念之欺教人以信使其應乎物者悅七萬寔而无一事之詭苟能此四者則知行並盡表裡如一而德成矣爲學之道有加于此哉此夫子所以爲善教也○

朱子

此但爲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

聖人章○聖人是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是才德出衆之名善人是志仁无惡的人有恒是存心有常的人古字即是無字虛是空虛盈是充滿約是寡少泰是侈泰孔子說天下之人品等第雖有不同而隨其本品造詣皆可七進彼神明不測大而化之的聖人之至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出衆而爲君子者斯亦可矣然君子去聖人不遠學易得哉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善人者資質美志仁无惡的善人吾亦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亦可矣夫有恒的

其理而後可以理其事此讀者所當知也

互鄉章 互鄉地名孔子時有此名互鄉者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哉者疑夫子不當自之也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不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哉者疑夫子不當自之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既自任以爲過則昭公之不知禮亦自有不可諱者○則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昭公娶同姓爲夫人是失禮之大者乃負知禮之名有所不足于心故問于孔子說人魯君爲知禮孰不知禮孔子答說知禮蓋人臣于君稱美不而陳司敗亦未嘗訕所以不知禮之事故夫子直以知答之子退揖巫馬期是孔子弟子姓巫馬名施字子期說是底護的意思孟是長子是宋國的姓陳司敗因孔子以昭公爲知禮心中不以爲然及孔子既退遂遇其弟子巫馬期乃延期而進之說道吾聞君子之爲人平心正直而是非賢否不私于人而爲之黨也今觀之君子亦阿黨于人乎何以言之蓋周家制禮同姓不婚覺泰伯之後與周公之後同是姬姓而魯君乃娶吳國之女爲夫人正犯此禮却乃假詞遮飾不稱之曰吳孟姬而稱之曰吳孟子夫子是宋姓也娶吳國之女而冒宋國之姓其諱掩事是其情越禮明知故犯尊君之不知禮甚矣若君而可謂之知禮人誰可謂之知禮矣雖爲不知禮者乎夫君不知禮而夫子私之而爲之諱也其究何可敗訕昭公固爲確論但爲孔子爲黨則人用爲之恩厚彼有所不知也

巫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乃自引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尊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

不睹天下是非之公一則不失臣子忠厚之至聖人開答之間有
可以爲萬世法矣。

子與之①歌是歌詠善是歌得好反是反覆再歌以應人之
歌叫做相門人記說夫子如善之心元旁不惟取人之善
以助人之善者也此時夫子之心與之契合要與之相和而
是歌之善者也必使之反復再歌此其辭意音律所以爲善處皆審察而
詳味之既得其善矣然後自歌以和之彼彼此迭唱而同者相應
蓋不但取彼之善爲我之善而又以我之善助彼之善矣夫孔
子一詠歌之間而氣象從容誠意懇至如此其心與舜之取人爲
善湯之用人惟已一般此其所以爲至聖也

文莫吾①言孔子平日之所以爲君子者不在于言而在于行世間有能言的人
或講論道理或敷陳政事與夫有文采之可觀這不過在言語上
求工而已我雖未能過人而猶或可以及人也惟是身體力行事
事都是有諸己而不爲空言這又是成德之君子我反而求之則
全未有得雖欲勉焉以求至而力有所不及矣觀孔子此言可
言易而行難文在所緩而行在所急進德者固當先行而後言用
人者尤當所言而觀行也

若聖與①大而化之叫做聖心德渾全叫做仁抑是反謙
華是孔子弟子善學于仁當時必有以是稱之者故孔子
謙說人若有能有不能若是那心德純全的仁人則吾豈敢當乎只是以仁聖之道而爲之不已則教人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庶幾可以當之耳

夫子既自謙不敢當仁聖之名而其實自有不容掩者矣昔孟德如大禹
而不自滿假謙遜如文王而望道未見孔子之心即禹文之心也
聖人且然況其他乎欲學爲聖人者誠不可以自足矣。

子疾①禱是所禱謀是哀詞上下神祇是天地神祇古者凡
有疾病門弟子都以爲憂于是子路請命于孔子欲禱祀鬼神以
祈福祐蓋疾病行禱雖弟子事師遇切之至情然不達于人鬼之
理而溺于禱福之說故亦甚矣孔子不直斥其非乃先問說疾病
行禱果有此理否求于路對說下神有之是間陳詞有云禱
上下神祇是說人有疾病曾禱告于上下神祇欲以轉禍爲福也
今以病請禱于理何妨于是孔子曉之說夫所謂禱者是求
所爲不善如今告了鬼神臧悔前非以求解免若我平生一言一
動不敢得罪于鬼神有善即遷有過即改則我之禱于鬼神
久矣其在今日又何以禱爲哉蓋聖人德與天合雖鬼神不能違
豈待于禱至于死生脩短則有命在聖人亦惟安之而已禱
蓋乘孔子將之言人當修德以事天不必禱祀以求福辭
用左氏人道之所當務不必適實于鬼神之不可知矣。

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
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
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
入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
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
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
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而已焉
則無以進天下之材幸天下之善將使聖與
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
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
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
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
反○禱

儉則章◎奢是奢侈孫字與遜順的遜字同不孫是僭越不循理倒中道不可的意思儉是省約固是鄙陋孔子說先王制禮自有個中道加損者毒尚儉廢而過乎中者謂之奢○則志意驕盈縱恣不循理之所不當爲者亦將僭越而爲之其弊必至于不孫若喪祭宮室車服之類雖理之所當省約而不及乎中者謂之儉○則慳吝鄙嗇規模狹小雖理之所當爲者亦將惜費而不爲其弊必至于固固皆不免于失中但就這兩樣較來則與其爲不遜也寧可爲固蓋奢者其大惡亦是莊則越禮犯分將至于亂國家之紀綱壞天下之風俗爲害甚大君儉而固則不過鄙陋朴野而已原其意猶有尚質之風寬其僭亦無僭越之罪不猶愈乎不孫者乎蓋周末文勝孔子欲救時之弊故其言如此然儉乃德之共二者之相去豈特邈與不及之間而已哉

君子章◎坦是平坦蕩○寬舒貌戚○憂愁不寧之意孔子說欲知君子小人之分但觀其心術氣象自然不同蓋君子心循乎天理素位而行不慮乎外故仰焉不愧于天俯焉不怍于人。利害不能爲之驚毀譽不能爲之惑但見其坦然蕩○无適而不自得也小人心役于物欲行險僥倖唯日不足故非切○以謀利祿則汲○以于名譽甚未得也患得之其既得也患失之但見其長戚○无時而不憂慮愁苦也大抵蕩○者作德心逸日休也長戚○者作僞心勞日拙也一念既差而人品頓殊矣可不謹乎

子曰章◎温是和厚儼是嚴肅威是有威可畏猛是暴戾恭安是安舒恭人記說容貌乃德之符人惟氣質各有所偏故見于容貌者亦偏惟夫子則容貌隨時不同而无有不出于中和者如人之温者雖于觸也必而厚可親是固温矣然和厚之中自有嚴肅者在可親也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屬乎温而屬是温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審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寧固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

豈非至極而不可加者乎蓋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帝爲其道足以
涵天下非有爱惜私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夫之不爲狷王季受之
不爲貪親終不壞體毀傷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
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夫子嘆息而贊美之宜哉。

恭而章◎孔是篤交勞是煩勞趙是畏懼的模樣亂是悖亂直是
徑直絞是急切的意思孔子說人之立身行事必合乎天理之節
文而後可以无太過不及之弊如侍人固以恭敬爲貴然亦有中
正之準則若恭敬而无礼以爲限制則儀節繁多奉承過當而不
免于勞矣處事固以謹慎爲貴然亦有事理之當然若謹慎而无
礼以爲裁度則逡巡畏縮小心太過而不免于葸矣勇敢而不可
循理固是美德然不能以礼自守則不顧名分而違其血氣之勝
必將至于悖亂矣徑直而无所私曲固是善行然不能以礼自防
則任情直意怒而客无含容之意必將至于急切矣夫恭慎勇直
者皆人之所難而无礼則各有其弊如此可見君子當動必以礼
而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篤◎君子是在上位的人篤是厚興是起故曰是乎日相與
或有功勞的舊人遺是棄倫字解做薄字孔子說在上位的君子
凡有事動百姓每都增仰而做做之不可不慎也若能孝順父母
友爱兄弟和睦宗族篤厚于一家之親則自己能盡乎仁矣將見
百姓每都感發興起而各親其親自然倫理正而恩義厚于仁矣
其迹之疎遠年之衰邁而遺棄之則自己能處于厚矣將見百姓
每都欣欣聽屬而各厚于故舊自然敎化行而風俗美又豈有偷
薄慘刻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

有疾二節◎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昔曾子有疾敬子往問其疾曾子將有言以告之恐其忽畧而不加之意故先發言說道大凡鳥之將死恐懼迫切故其鳴叫必哀人之將死本狀之良心發見故其言語必善今我既將死矣有言則善言也子其听而念之

君子節貴是貴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厲慢是放肆信是信實辭是言詞氣是声氣鄙是凡陋倍字與違背的背字同笾是竹器豆是木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執事之人曾子與孟敬子平日好學屑于細務而忽畧于大体故告之說道雖无所不在然有緊要的有可緩的不可以泛求也吾觀君子于日用之間所貴重的道理只有三件三者何蓋人之容貌彰于一身易至于粗厲放肆此所以多失容也惟君子不動容貌則已才動容貌便雅飭恭謹而遠于暴慢矣之顏色形于面對人多勉爲端正而中心不然此所以多失色也惟君子不正顏色則已才正顏色便表裡如一而近于信實辭氣宜于口易至于凡陋背理此所以多失言也惟君子不出辭氣則已才出辭氣便成章順理而遠于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爲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頃刻違者故君子動事在此而已若夫用邊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類者不過器數儀文之末則自有執事者司之君子亦何用屑屑留心于此哉蓋人之

爲孝貴識其大犬体既无不善而小節亦无所遺固爲全德若今其大而務其小則大本既失小者亦不足觀矣況于帝王之孝及與士庶人不同則凡正心脩身以立天下之極者又豈在于儀文度數之末哉有志于聖賢者當知所務矣

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前去聲○豈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邊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在也若夫邊豆之事器

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會子蓋以脩身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曾子曰可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以奪◎託是付託之意六尺之孤是幼君寄百里是攝國命是政令大節是大關係處與是決詞也是決詞曾子說天下之言成德者明哲君子欤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兼備而後爲德之成若有人于此不但可輔長君而已雖親受顧命把六尺幼主之君付託與他亦可以承受而輔佐之既能保護其國家及能養成其令德不但可以共國政而已雖侯國无君把一國之政令去命與他亦可以担當而提挈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撫尊其民人其志之過人如此至于事變之來國勢危疑動其心違避乃大節之所關其人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担國政者當平見理之精明確乎持志之堅定惟以義所當然爲主雖

議論紛呶終不能揜雖死生在前亦不能奪其節之過人又如此若此人者果可謂之君子人乎吾知既有其節信非君子不能也然是人也自李者言則爲君子自國家言則爲社稷之臣也蓋有不死節則平居雖有幹濟之能而一遇有事將詭隨而不能振有節无本則雖有所執持而識見不遠經濟无方亦何益于国家之事哉所以人君用人于有才而未必有節者則止用之以理繁治劇于有節而未必有才者則止用之以安常守法至于重大艱難之任則非本節兼備之君子不可以輕授也。

弘毅章 ● 弘是寬廣毅是強忍任是責任道字解做路字曾子說士立身于天地間要爲聖爲賢必須有大涵養方不做得廣大心不安于自足叫做弘不弘則隘矣執守堅定事必期于有終叫做毅不毅則餒矣士豈可以隘焉而不弘餒焉而不毅哉所以弘者爲何蓋以士所負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遠其任之重必弘而後能任其重惟其道之遠必毅而後能致其遠士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見其任之重而道之遠蓋仁者人心之全德兼衆理備萬善者也其以之爲己任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則是李天下之善尽萬物之理皆在于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其任是仁也直至没焉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則是向前策励再无可駐足之時其道不亦遠乎夫以不可不弘毅這是曾子平生所李得力處故其示人親切如此。

興於詩 ● 興是興起立是卓立成是成就言孔子刪詩書定礼樂以教李者正欲其窪倣于身而有所得故特李以示人說道君子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本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詞也決詞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立教不過要人爲善去惡而已然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良心者每得之于詩蓋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言詞既明白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于此李之則其好善惡惡之心有油然感發而不能自已者所以說興于詩此可見詩之善念既興又必卓然有以自立然後善在所必爲惡在所必去而其立也則得之以礼蓋礼以恭敬辞讓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斂束人之身心堅定人之德性示此李之則自能卓立守持而不爲外物之所揺奪所以說立于礼此可見礼之當李也既能自立又必造到那純粹至善的地位乃爲成就而其成也則得之于樂蓋樂以和爲主其声容節奏可以養人之性情而滌蕩其邪穢消融其滓濁于此李之則自然義精仁熟而和順于道德矣所以說成于樂此可見樂之當李也然古人詩礼樂之教皆發于性情之正本于中和之德故能成就人不如此若後世以吟咏声韻爲詩而无関于性情以虚飾儀文爲礼而不本于恭敬以嬉戲淫哇爲樂而无関于中和則于詩礼樂之本然者失之遠矣亦何足務哉善李者辯之。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節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揺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于義精仁熟而自和順于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民可章◎民是凡民也但可使在天地間作七都是人所當知的然爲人上者之于凡民之由不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蓋所當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就是尋常庸衆的人也都行得故能使之由若其所以當然之故則皆由于天命人心之本然其理精微與如必須資質高明考力至到者乃能脫然有悟其在凡民如何便會曉得所以不能使之知也然知之之理亦不外于所由之中聖人在上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七後覺至于漸靡既久天下自然化成矣亦何不可知之有哉。

好勇章◎勇是勇敢兩個疾字都是疾惡的意思亂是悖亂也甚是過甚孔子說泰伯之人雖惡貧賤能爲也安貧之人雖好勇固亢害也惟是那好勇尚氣的人平居因安分守己則必以其血氣之强而濟其苟得之念雖爲盜賊從悖遊皆不順也豈不至于爲亂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若其惡未著尚可容恕則化之以善可也若甘心罪當誅而吾又得以誅之遂誅之可也不然而徒疾惡過甚使之无所容其身及勢窮力屈必將求洩其忿恨而逞兇肆暴无所不至大豈不足以爲亂乎故曰好勇疾貧者是身自爲亂固爲天下之首惡至于惡不仁者本爲妨害正理特以處之不善乃亦足以致亂而徒爲禍階則君子之待小人豈可輕忽而不審處哉。

周公章◎驕是以人皆不能而誇己獨能的意思吝是但欲已有是能而不欲人之皆能的意思孔子說人之處世固貴于有才而不可自恃其不自古言才能技藝之美者莫如周公或真有周公之才之美即是難及然須持之以謙虛可也設使以已有是才也而太然自驕謂人皆不如己又忌人有是才也而就吝自私不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聖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窘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

然考與人同則不足觀其德而大本失矣其餘才藝之美亦何足觀哉周公之才之美如魯頌所稱能兼有之而成王猶不使之久于魯國而必使之歸于宗周蓋欲其入朝以見天子出入以治其國事而不使之久于外也其慎重如此豈可以驕吝自居乎。

泰伯章◎泰伯是周太王之長子王季之兄太王因王季之賢而有聖子昌又有聖孫欲傳位于王季以及昌泰伯知之遂與仲雍逃入勿如大王而不自滿假誠知謙虛之受益而驕吝之致損則孔子之言豈在于下位者所當知哉。

三年章◎三年之學當作心志解蓋孔子說若人之心志不在于穀祿此理之自然而其本心則不爲此也後世人心不古見用而學者亦皆藉乃遂有爲干祿之學者故言之耳三年之久而其心不志于穀祿也至是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志于穀祿也至是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志于穀祿也至是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邦有道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可行之道世亂而無可行之道貧賤者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深出處之分○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閒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之時既曾正樂適遇師摯在官之始又能審音故其時樂之殘缺者已為之頓失次者已為之序但見大樂之作自其始奏之時于關雎之卒章一皆清濁相濟高下相宜洋洋乎極其美盛滿耳而可听也惜乎今也不得而復聞矣蓋以孔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掌樂故一時音節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聖人所以追思而歎美之也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侗是痴狂侗是愚拙悾是謹愿悾悾是愚拙無能貌吾不知之者是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其失故馬之蹄韜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剔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懼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始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人之就見度量迥與常人不同常人之情即有一命一爵之榮未免自視後耿志得意滿何其卑小也乃若巍巍乎識量高大而不可及者其惟舜禹乎蓋舜禹二聖人本以匹夫之微一曰有天下爲天子其崇高富貴可謂極矣乃舜禹則視之漠然不以爲樂全似與己不相干涉的一般此其心直超乎萬物之上而衆人以爲樂全則也如易則乃準則準法則也可欲而不可得者舉无一足以動其心其胸襟氣象視尋常真不啻萬倍矣是何其巍巍乎蓋舜禹之心只知天位之難居慮四海之不治日惟兢兢萬幾憂勞百姓而已若夫有天下之可樂系與天下之心而尽其憂勤天下之寔則二聖人之巍巍不難及矣

大哉堯之爲君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倣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巍巍乎言語形容也

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而已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斯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去聲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倣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而已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斯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去聲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盛于虞舜其時有聖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益掌山澤朋虞舜所欲爲的五人都代爲之故能使四方風動從欲以治焉是虞舜得人之盛如此繼夏商而王者治莫盛于周武王武王尝自言曰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在外有周公召公太公望邵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爲之輔翼在內有賢女邑姜爲之贊助故能使四海永清垂拱而治焉是有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有感而嘆之說道吾聞古語說人才之生最爲難得以今觀之豈不信哉矣乎蓋自古聖王相承如唐虞交會之際其時氣運方隆人才輩出固極盛而无以加矣自此以後則惟我周爲盛焉周有五人以賛風化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輔永清之烈是我周有與唐虞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也然止十人已爲少矣而中間有婦人焉其實舜走舉海之臣不過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賢臣止于九人豈不爲難得哉然則才難之一言信乎其不誣矣人抵得人固難而知人與用人尤難虞舜武王惟其知之明而用之當故能成天下之治知人君治天下之本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曰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治外邑姜治內或曰劉本作亂古治字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也才者德之用也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唐虞比隆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曰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而恨疏臣戚子之心也讀者宜致思焉
禹吾章○間是有罅隙可非議處非是灋鬼神是天神地祇之類
惡字緜微粗字滿洫是田間水道旱時蓄水涔時洩水以便自灌
每耕種的孔子說帝王之治天下事无大小莫不各有至當不易
的道理必有未合人心得指其罅隙而議之我觀大禹所行的事
件。合宜。无一些罅隙。可以非議。如飲食所以養生禹之時九州
作貢土食非不足也乃却珍羞而進粗糲其自奉之淡薄如此至
于奉祀鬼神則犧牲粢盛務極豐潔又致其誠孝而无玷闕
焉。衣服所以蔽体禹之時王冕萬国文繡非不足也乃舍華綺而
衣粗惡其被服之朴素如此至于臨朝革祭所尚的韍冕則物服
采章務求尽制又極其華美而无所吝惜焉宮室所以居身禹之
時四海爲家非不可備壯麗之觀也乃安卑隘而戚嗟宅其自處
之節陋如此至于百姓毋備水旱的溝洫則又斬夫胝足以經理
之而竭尽其力。不以爲劳焉。夫禮有所宜務當豐而不可過于陋。宜儉而豐則失之矜。皆未免于可議也今觀大禹他
儉則過于陋。宜儉而豐則失之矜。皆未免于可議也今觀大禹他
自己身上。一些不肯用力。至于事神勤民却又這等周悉豐所當
豐而不可謂之奢。儉所當儉而不可謂之陋雖欲議之曽何罅隙
之可窺哉所以又說禹吾无間然矣蓋深贊其美以示萬世爲君
之法也欵孔子之稱贊大禹所以其豐儉過宜其寔還重在儉德
上蓋書称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蓋必儉而後能勤若不有奉身
之念則雖以天下奉一人而尤恐不足又焉能勤民而致力于神
哉欲次大禹者尤當師其儉德可也

論語 卷四 禹 十七

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子曰禹
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間然矣

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
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
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
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疏旱潦者也或豐或
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
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
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也夫
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
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
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
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
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
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
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
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
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
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將挑御以成名矣益開人慾已承之以謙也天孔子之聖生而知之其道一以貫之固不待于博李而亦非有意示未名吾儕乎覺人不足以語此。

麻冕章○古時布皆用麻麻冕是用麻布染作緇色以為冠者也純是絲後是省約泰是驕慢孔子說大凡事之无害于義若或可以隨俗若有害于義者斷不可以苟從如古者之冕以細麻縷成的緇布為之祀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而改用絲為之用絲較為省約是之為儉已雖非祀然不過制度節文之小无害于義循可以隨時者也故吾亦從衆不必于正與焉若夫臣之拜君而必于堂下者亦古制之祀也而今也則皆拜于堂上是流于驕慢而為泰矣泰則有虧于君臣之義乃綱常倫理所關非細故也故雖違背衆人之所行吾寧從下而不顧焉此可見聖人之處世不論法俗之好尚而惟以義理為权衡或從或違惟其是而已此所以為萬世礼義之中正也。

子絕章○絕是絕无四個毋字都與有無的無字同言是私意必是期必固是執滯我是私己門人記說吾夫子應事接物其所絕無者有四件四者謂何意必固我是也益人心本自虛明其為物無方欲牽引便不能隨事順應如事之未來先有個憶度的心這叫做意又有個專主的心這叫做必事已過去却留滯于胸中不能脫這叫做固只要自己便利不顧天下之公理這叫做我此四者人情之所不能无也若吾夫子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未嘗有私意亦无有期必之事之後未嘗固滯亦未嘗私己其心如鏡之常明客无一些蔽障如稱之常平毫无一亳偏着所謂絕四者如此然是四者非聖人不能盡无若人能隨事省察克人欲而存天理則亦可與以至于无而入于聖人之域矣先儒說忘私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縷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

則明觀理則順此李聖人者所當郤

子畏章◎遇難而有戒心曰做畏匡是地名文是道之顯然者後死者是孔子自稱之詞昔匡有亂臣陽虎曾為暴虐于匡匡人以為陽虎又孔子一日造陳經過其地匡人見夫子貌似陽虎遂俱圍之夫子因此有戒心于匡而弟子之從者皆惧故夫子解之說道每因文而顯亦必得人而傳昔也文王未沒則前乎群聖人之文傳在文王今也文王既沒則斯文獨不在我乎夫斯文喪能天也若使天之將喪斯文也則所以賦于我者必有所斬而我為後死者且恁道无所見李矢其宗自不得與于斯文矣今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而我既得與于斯文則是天未欲喪斯文矣匡人其能違天而害我乎吾于此益有以自信而二三子亦不必于憂患矣夫聖人當不測之變而處之泰然如此真所謂李然而不懼者李者視此不惟可徵其見理之明任道之勇而亦足為泰必不動氣之法矣。

此四者何用其上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也所以與我者如此而我既得與于斯文則是天未欲喪斯文也。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六宰章○大宰是官名當時有個大宰曾問于子貢說吾聞无所不通之謂聖今觀夫示其始所謂聖者與不然何其多才多藝而无所不能也夫以多能為聖則其卑聖人亦淺矣。

固天縱[縱]字與肆字一般是无所限量的意思將字解做使字又解做其字非是蓋太宰說夫子以多能爲聖乎不知聖之所以爲聖者固在德而不在多能也且如天生聖賢都各有個分量獨吾夫子則德配大地道冠古今自王民以來未有如其盛者是乃天縱之而使聖未嘗言所限量德既造于至聖則其才自无所不通所以又推乎多能耳然則多能乃聖之餘事而豈足以盡夫子之聖哉子貢之言蓋知足以聖人者矣

子聞[聞]子貢之言蓋恐人遂以多能爲聖乃自明其意說太宰謂我多能其知我亦以多能之故乎蓋我少時貧賤既无官守又无言責故得以從容游藝于九經禮樂射御[御]書數之類一皆習而通之遂多能此鄙細之事耳非以聖而无不通也庶君子之道其果貴下多能乎哉夫世事有大孝問有大事業君子惟于其大者求之必不以此多能爲貴也君子既不貴于多能又可以是爲聖哉然則以我爲聖固不敢當而以聖在多能尤失之遠矣

牢曰[曰]牢是孔子弟子琴牢字子張試是用[用]執[執]即是多能門人之見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云]記琴牢之言說道夫子平日嘗云我少時人不見知未嘗試用于當世故得以習于藝而通之夫子此言其即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之謂也然則多能非君子之所貴而夫子之所以爲聖誠不在于多能矣宰嚭足以知之按此章太宰之言與達巷党人之見相似孔子一則以執御自居一則以多能爲鄙固皆自謙之詞其實聖德不在此言之時子牢固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故]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親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事則非所以教人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出於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有孔子生于其間而終莫能用此衆人之所以不復振也雖少

吾有章○鄙是凡陋之[之]是无能的模樣叩[叩]是發動兩端譬如說一件事有箇兩頭言備舉其理也竭是盡孔子之聖无所不知當時必有以是稱之者孔子聞而辭之說人固謂我爲有知我果有知乎哉實无所知也但我平日告人不敢不盡回不待賢者問之而後告也就是个鄙陋之夫來問于我在他雖是空空然其无能也我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務必啓告所知發動其兩端以告之始終本末上下精粗无有不盡者焉夫以我之告人必盡其誠如此所以時人遂以我爲有知而我則寔無所知也此乃聖人之謙詞然謂之叩兩端而竭則其无所不知與夫誨人不倦皆可見矣

○鳳鳥章○鳳鳥河圖都是盛世的祥瑞昔虞舜時鳳凰來儀于庭文王時鳳凰鳴于岐山伏羲時河中有龍馬負圖而出其數自一至十伏羲則之以畫八卦蓋聖王有作則知天地之間故其祥瑞之應如此已矣大是絕望之詞春秋之時聖王不作孔子之道不行故有感而嘆說吾謂聖王之世鳳鳥河圖至應期而出今鳳鳥不至則非虞舜文王之時矣河不出圖則非伏羲之時矣時无聖王誰能知我而用之哉吾之道其終已矣夫自傷之甚也蓋其能行於此而可見聖人之神最能識世運之盛衰以春秋有孔子生于其間而終莫能用此衆人之所以不復振也雖少

雖少在冕衣裳者之下作編誤

二字當在冕衣裳者之下蓋簡編之誤也蓋是无日之人作是起意行門人記說吾夫子平日但見有衣冠而服齊衰的人在位而冕衣裳的人使瞽瞍起敬變容改容其人雖年少或賤者之目如過見之亦必為之起立如過其前則必急趨而行蓋有喪在身方抱悲痛之意于情可哀有爵的人既受朝廷之命于禮當尊夫子但見其可哀可尊即為之改容致敬初不因其少與賤而遂忽之也瞍有爵之當尊有喪之可矜人皆知之惟少者人之所易欺而夫子哀敬之容不為之少異此所以為盛德之至也

瞽瞍章 ○瞽瞍是樂聲弥是愈堅的意思瞽瞻洞遊于聖門李既有得乃嘆瞍發嘆說道甚矣夫子之道无窮盡无方体也始吾見其高也固嘗仰之以為庶幾其可及也瞍但覺進得一級又有一級仰之而愈見其高鑽始吾見其堅也固嘗鑽之以為庶幾其可入也瞍但覺透得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愈見其堅焉吾又嘗瞻之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我洞不及待夫明瞻之而愈見其在後而我反過之其流動不拘要能突然有不可以為象者馬夫子之道高妙一至于是固瞽何所從事于其始雅如此循循節循之具有次序誘是引進瞽是瞽博文是教道之具約是束禮是天理之節文顏子說夫子之道高妙如此使不有善誘之施則學者初何由而入誠幸而夫子則循循有序而善誘之進焉以這道理散見于天地間的叫做文以有不博則無以盡道之滿然而得其真乃博我以文使我遍在今達事變把天下的道理都漸次去實遍歷過的聰明日開不病于寡陋矣以道理散殊中各有個天理自然的節文叫做禮以有不約則无以會道之一本而体其寔又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把天下的道理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於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都逐漸去捱持教束而依據有地不苦于汗漫矣博以開約之始既非徑約者之无得約以收博之功又非徒博者之无歸夫子之循循善誘如此洵之得知所從事者不有賴于此乎

欲罷不能章 卓爾是卓然有見的模樣末字解做无字顏子又說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夫子道難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愈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楊子法言

子疾章○病是疾甚門人是子路的弟子臣是家臣昔孔子有疾其勢甚危子路慮及身後之事以為夫子是道高德厚的聖人倘有不測其禮自當尊異乃使其門弟子為孔子之家臣差古時為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其家事一則為之治喪如以臣事君之禮故子路以此尊孔子肰孔子時已去位寔不當有家臣是未知所以尊之之道也

病間節病間是病少可詐是不寔子路使門人為孔子家臣孔子時方病篤不知其事及病少可乃知而責之說久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寔也言我為大夫時曾有家臣今既去位則不當復有矣人皆知我之无家臣而我乃為此不情之事便肰自以為有家臣則我將誰欺无乃欲欺天乎人而欺天莫大之罪況天不可欺從自為欺詐而已孔子嗚咿子已方知以深責子路也

且予節一二子指門人說孔子又曉子路說道汝之欲用家臣豈欲以是而尊我乎不但君子當安人以德處人以礼且如我今日死于家臣之手而以非礼自處豈如死于二三子之手情義相與之為安乎就使我无家臣不得奉行大葬之礼豈至死于道路終棄而不葬乎一般是死一般是葬乃不待我以師弟之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憾意也大葬謂存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戒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本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情而欲強為君臣之礼以至于行詐而欺天亦何心哉祖此之謂也

○有美章○編是藏賢是賣兩個賈字即是價值的價字沽是賣有美章之編是藏賢是賣兩個賈字即是價值的價字沽是賣于貢以孔子懷才抱德不出而求仕故設詞以問之說天下宝則必有重用且如物之貴重者如玉而美玉則人皆愛惜之于匱而藏之欲人求價值之相當者而賣之欲子貢之意蓋以美玉比夫藏沽喻行藏也孔子答說玉不有用之物使不沽之是使有用也吾其沽之哉吾其沽之哉蓋天下之宝當與天下共之何可以自私肰天下之人將輕視而不以為宝是使貴為賤也吾必待夫以善價來求乃而後與焉善賈宝當為天下惜之尤不可以自輕也知玉之當沽則知夫子之待價而知夫子之待礼如此礼而有往者是為徇吾與聖人豈為之乎此可見士之出處待則為自宝之正舍藏之私誠不可不慎旃矣若夫人主之于賢才又當精其選于未用之先不使匪人得柱道以求令卓其任于既用之後不使奏者舍所本而從我肰後為真好賢之明君也

子欲章○九夷是東方九種夷人陋是鄙陋昔孔子周流四方本欲行道于天下肰當時上无賢君不能信用孔子知其道中不行乃欲遠去中国而居九夷之地是鄙傷時憤世有神激而云肰非夷狄能肰夏以變夷則雖夷狄亦无不可居矣或人不知乃問孔子說九夷之地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其俗雜陋如之何可居也孔子答說天下无不可變之俗亦无不可化之人九夷雖是鄙陋若使有道德之君子居于其間則必有詩書礼樂以養其

弄心有定裳文物以新其耳目自時化鄙陋以爲文雅與中國一般又何陋之有哉此可見聖人道大德宏有神遍化如帝舜耕于歷山而山者讓畔泰伯端委以化荊蠻蠻之地有不約而同者使君不得邦家而治之則殺來動和之化其功効豈小補哉惜乎春秋之時不能用也

吾有章◎牠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商頌都是詩經的篇名其中的詩詞就是章章孔子與周之禮樂只在我魯國晉樂詩詞本是全備的但歷年久遠那篇的編章節奏部錯亂了我嘗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始知其說故自衛返魯特爲正之矣缺者悉爲之補夫次第若悉爲之屬肰後樂之始終條理皆得其正而二雅三頌之詩被諸絃歌者或用諸宗廟或用諸朝廷亦各得其所而無有紊亂者矣這是孔子自序其正樂之事如此

出謝章◎孔子謂人子日用倫理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何七視爲近易若必一一求盡其道誠亦甚難此如出而有邦國則善事父兄而孝卿而士交有道不失其尊貴之禮入而在家廷則善事父兄而孝敬親至克修其子弟之儀遇有喪事則不敢不勉不特三年之喪肰後場滅尺惴就是期功緦麻亦必緣分敬礼至于宴享飲酒則不爲酒困雖有時而飲用以成礼合歡未嘗多飲至于昏神亂氣這四件雖不過是尋常的事肰前三件是能于天理之當爲者各尽其道後一件是能于人情之易動者不喻其則是非德盛礼恭純淳者不能也反之于已果何有于我哉此四者皆孔子之教更有大于此乎此章之進修所以儆肰而不寧汲汲而匪懈也此聖人謙己之詞肰其至誠无息之心則行完踐之孝於此亦可見矣

于在章○川是水之流處逝字解做往字不舍是不息天地之間一息不由其道十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仕○子欲居九夷

道以從人衛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子在川上曰逝

氣化流行亘古今徹晝夜而一元一息之德乃道體之本然也仰觀俯察肰機隱微難識惟是水之流動不已爲切見故孔子侍在川上有感而發嘆說吾現此水往者既逝而不舍後續相繼晝夜之間推遷往來相續而不空有如是夫書固如是夜亦如是未嘗有頃刻之暫停也夫天地之肰无物非道即川流之不息可以知化机之不滯可以知道体之常存觀物者于此而察之則自強不息以尽体道之功者不可有須臾之或間矣

吾未章◎孔子嘆息說道常人之情但見有美色則未有不知者至若天所賦予的正理叫做德色德已乃人之所本有亦人之所好也肰今天下之人或氣質昏愚不見其爲美而莫之好或物欲牽引知其爲美而不能好或自已修德雖尝用力而无勇往精進之功或見人有德雖尝美慕而无尊賢徙士之意尋求見有好德如好色之真誠者也大昔能以好色之心好德則如大孝所謂日懺而尤日欽推之以正心脩身齊家治国平天下又何难哉孔子此言其勉人之意深矣

譬如章◎魯是盛土的器覆是加土說人之爲善不日進則日退肰其進此之机皆係于已非由于人以言其止也不但方進而遽已者才爲无成就是平日已用了九分的工夫乃一旦止而不爲也就把前面的工夫都廢弃了譬如築土爲山已是累的高下所少者僅一筐之土耳于此成山豈不甚易他却忽肰中止不肯加功則向者所築皆置之无用而山終不可成矣肰其止也豈有人阻當他來只是自家心性懈怠自弃其垂成之功耳孝者呼不以是爲戒哉其進也不但垂成而不已者才爲有益就是不曾下一些工夫一日奮發起來則將來爲聖爲賢也限量他不住譬如在平地上要築一座高山所少者才一筐之土耳皆掌成

由是不生疑雜他知能恥惡衣惡食不言懸居所由積月累功遂自家所往者亦有時而成矣然其進與不進是有人做底他來只是自家止上。不肯受于里近耳參者可不以是勉哉大抵人之爲學進吾志所謂止吾止者其志篤也志一篤則何功不成說六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助于此欲從事于參者可不堅持其志哉

語之章○語是告語惰是怠惰孔子說吾之教人雖言无不尽然若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也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受教者多能体而行之惰者其惟顔回也與蓋回以賢德之資務深潛之功日有所聞便能融會而貫通其有所行又能篤信而專確如此以克己復禮事師說書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无一言一動不是發明我所言的道理何等有一毫怠惰之心我所見者惟此人耳其他弟子皆不能及也大抵不惰二字最爲參者之切病孔子說人以助求之參孰能盡而不進以下責之多強統倦而言息乎觀孔子門不惰於回以不惰自處可見聖矣造詣都是勤參中來蓋者所當深味也

子謂顔淵既沒孔子追思而嘆息說道惜乎顔氏之子資質甚○言顔淵既沒孔子追思而嘆息說道惜乎顔氏之子資質甚但見其進也如見其止也蓋人或資質有限如欲進而不能或立志不專則進銳而退速故能進爲難進而不止者爲尤難惟回不足必欲造乎精微純粹之域而後已吾未見其有止息過矣進而不已則其造未可量而今不幸死矣是雖欲進而不可得也已矣嘆辭言不深可惜乎孔子深惜顔回亦勉勵門弟子之深意也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者穀之始生曰苗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亦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也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顔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草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顔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力○

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莫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豉反害也○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細之意想我的微意所在時常体貼玩味這才是紫陽善言的大所以可貴也若一時言悅而不能繹思其理外面服從而不能自改其過則雖正直規諫之論日陳于前奚由開導之端甘接于耳終不是以開其昏迷啟其過失我亦將柰之何哉蓋人有不開善言的從望其聞而能悟今既服從言悅但開道之机了。却依前不能改繹與不曾聞的一般則雖言亦何益乎。所以說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亦深絕之之詞也按孔子此言乃人君所以深論使之以千不測之威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非之而不受稽之可也其或踰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憚其牛○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

小人或與君子无異至于遇事變臨利害則或因村患而屈臭或因困窮而改節於是偷生皆義喪其平生者多矣獨君子挺然自持不安其困威武不能撓其志死生不能動其心就是那後凋的松柏一般所以說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必至此而後知他有守則雖治平之世亦不可視君子如常人如必待有事然後思得君子而用之豈不晚哉

知者不惑是疑惑憂患恐懼是恐懼孔子說人之不免于疑惑者見理不明故也惟夫知者平日把天下的道理都請究研窮明白透徹于心故事物之來其是非可否隱微曲折无不洞達分曉就是疑難的事情巧詐的言語也一毫眩亂他不得何惑之有人之不能无憂患者私心爲累故也惟夫仁者克己復禮渾然純熟天理从公絕无私欲之累故能順理安行心廣体胖外莫之念不萌憂戚之心自泯就是貧賤夷狄患難一切拂意之事隨于我前也安然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何患之有人之不免于恐懼者正氣不充不足以配道義故也惟夫勇者直養之氣至大至剛浩然塞于天地之間故能執守堅定不可屈撓遇事奮發果敢當行便行當斷便斷有始有終置死生禍福于度外而身殞喪亂真也一毫推阻他不得何懼之有蓋智仁勇三者乃天下之達德孝者之修己帝王之治天下国家皆不于此故智至于不惑然後足以照臨四海仁至于不憂然後足以并包无有量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權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

思道則其理雖極其精微至爲玄遠而吾之心力既到自有容
而實通者何病于好學之難入乎這是孔子借詩詞以勉人之意
乃人心在灵思在于善則爲善固不難思在于惡則爲惡亦甚易
故先人言哲人知幾成之于思孝者又不可不審察于念慮之前
也

鄉黨第十

鄉黨全○鄉黨一篇都是記孔子容貌威儀起居動靜之詳雖聖
人之小德細行然亦可見其盛德積中有動容周旋自然中礼之
妙矣這一章是記孔子處鄉黨在朝廷之容恂恂是信實的模樣
便便是詳辨門人記說吾夫子居鄉黨之間其容貌則恭敬誠恪
畧无文飾但見其恂恂然信實而已其謙卑遜順不欲以賢智先
人却是不會說話的一般蓋鄉黨乃父兄宗族之所在與尊長相
處故礼恭而詞簡如此至于與祭而在宗廟居官而在朝廷則便
便然明辨人議論或儀節有該詢究的則問之必審或事体有該商
確的則辨之必明但言所當言常謹慎而不放肆尔蓋宗廟乃礼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密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倫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

廷之所在朝廷乃政事之所出又與鄉黨之時不同故言之不得不尽而辨之不容不明如此七聖人之盛德之至故随所處而合乎礼之中也

朝與與章○這一章是記孔子在朝之容侃侃是剛直和樂中有持正的意思門人記說吾夫子在朝之時與衆大夫相視其位之尊卑以爲礼之隆殺如與下大夫言其勢分优閒可以直遂則當言即言无所隱讓但見其侃侃如也若與上大夫言其体貌尊重言不可以徑情雖礼之所在若正不阿然和悦以從容導之以和悦但見其闇闇如也如此蓋朝廷之上必尊爲序故雖直道而行亦必因人而施如此

君在節君在是君上臨朝之時踧踖是恭敬不安的模樣與從容自在之意夫子遇君上臨朝之時其心敬謹不敢一毫怠忽看他進退周旋却是踧踖不安的模樣但常人過于拘持未免失之拘迫夫子則從容和緩自然有威儀之可觀但見其與上大夫適也蓋不惟可以見盛德之儀容亦可以知其事君之尽礼也

君召使擯○這一章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古者列国諸侯朝聘往來其相見時邀平日礼簡之人爲擯相主賔之辭言其接待賔客也容謂之相言其輔相行礼也色勃如是顏色變動足躩如是步趨盤旋周人記說吾夫子當君命有召使之爲擯迎接賔客此少兩君交好大礼所係故夫子一聞君命敬慎之至頓改常容觀其顏色則勃然變動不比平時之安和自如觀其步趨則躩如盤旋有似欲前進而不能的模樣這是承命之初其敬有如此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揖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辨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悉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侃侃剛直和樂貌下大夫卿大夫也闇闇和悦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必刃也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賔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

實

鄉黨第十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摳
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躇
之而顛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
出入者也過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
踖如也

陸氏曰過下本無進字洛本有之誤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
氣解顏怡怡和悅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
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
反○圭諸侯命
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命
圭鞠躬謹敬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亦丹反○所與
立謂同爲擯者也
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
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
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退張拱
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
曰賓不顧矣舒君敬也○此一節記
孔子爲君擯相之容○入公
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
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中門中於
門也謂當棖閾之間君
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
閾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
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
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
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享禮節足聘問之後寓陳主幣與馬之類以獻其君謂之享禮交享之後使臣又有私禮以見其君謂之私覿夫子既聘而行享獻之禮此正異日盡心情意之時故有至和之容色既享而用私禮以見于君所以將己之誠又與公禮不同故容貌不敢其和悅焉及享與私覿則致其敬而敬焉者所以盡聘問之情和敬兼至各當其可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這一章是記孔子於服之制君子就指孔子說紺是深青揚赤色緅是絳色飾是領緣紅是淺紅色褻服是私居之服門人記說若夫子之衣服各有定制如常服則不用紺緅二色以為領緣蓋紺乃齊服之飾緅乃練服之飾用之則與喪禮无別也私居之服不用紅紫二色蓋正色有五紅紫皆間色不正其制也恐以此而亂真也其致謹于服色之辨如此

當暑二節袗字解做單字絺綌都是葛布精者為絺粗者為綌表是外見絺是黑色素是黑羊皮麑是白色的小鹿夫子當暑則中衣葛或精而為絺粗而為綌皆單服之制必先着裡衣表絺綌而

後謂孰主平像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謂執主平像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也享獻也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幸篚有庭實有容色私覿愉愉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覿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攝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鳩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餘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羔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禦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益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

由之于外蓋不欲其見体而近于褻也當冬月則衣裘已必有衣則裼之于外如黑色之衣則以裼夫黑羊之裘白色之衣則以裼夫白麑之裘黃色之衣則以裼夫黃狐之裘蓋取其色之相稱也其致詳于葛裘之制如此

褻裘二節褻裘是私居之裘袂是袖寢衣是卧時所着之衣夫子私居之裘其制則長取其温煖狀必短其右邊之袖蓋作事常用右手取其便于舉動也至于齋戒之時既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寢衣其制則周身之外仍長有一半使其可以覆足也其長短各適于用如此

狐貉三節狐貉是二獸名其皮可以為裘居是私居佩是佩玉朝祭之服其下裳皆用正幅如帷幔一般叫做帷裳殺是斜裁的衣縫夫子私居之裘則用狐貉為之以其毛深温厚可以御寒而造体也居喪不用佩若既除喪則凡當佩者皆佩之蓋古人凡用物皆佩之于身如玉與刀觿之類夫子居喪則解佩以示變除喪乃佩之也朝祭之服其下裳則用正幅如帷裳有衣褶而旁元殺縫若非朝祭之服不用帷裳則斜裁其幅而有殺縫其制上窄下寬取其省約而不妨費也其豐儉各有所宜如此

羔裘二節玄是黑色吉月是每月朔日夫子見人有喪則變服以致其哀也夫往弔君羔裘玄冠乃是吉服必不用之以弔喪所以致其哀也夫子當致仕之時雖已不在其位至于每月朔日猶必衣朝服以朝見魯君所以致其敬也其謹于吉凶之礼又如此

齊必章●這一章是記孔子謹齊之事明衣是潔淨的衣服要食是變其常日之食遷坐是移其常處之地門人記說夫子是變其常日之食遷坐是移其常處之地門人記說夫而齋戒沐浴既畢必更明衣而衣以布爲之不但內志且外体之純潔也至于齋之所食必變其常不飲酒葷以致其誠也其居止宿歇必別有齋居不在平日常處之處蓋潔淨以致其敬也聖人祭神如在故其謹于齋戒如此

食不厭●這一章是記孔子飲食之節食是飯米舂的熟舡做精膾是魚肉之細切者門人記說吾夫子日用飲食雖未嘗必求精美肰于飯則不厭其精于膾則不厭其細蓋食精膾細皆足以養人故不嫌于過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食饐節飯傷于熱濕叫做饐臭餲是味變餿是爛敗是腐臭惡是顏色氣味變壞者餅是烹調生熟之節不時是五穀果實不該成熟之時天子于飯若傷于熱濕而味變者魚餿爛而肉腐敗者則不食物雖不敗而顏色已變者亦不食氣味已變者其烹調生熟之節者不食五穀果實之類尚未成熟氣味不全者不食蓋以上數者食之皆足以傷生故夫子謹之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計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逆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忽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沽

酒市脯不食不食市沽之酒及市上乾肉不食恐不潔或雜以他物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薑辛而散能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多食則反助火邪而損人故不多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謂天子諸侯頒賜之胙肉也公謂君也胙肉不可留過三日過三日則褻而不敬故不宿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過三日則肉必腐敗而褻慢神明故不食

食不語寢不言語言也寢臥也食以養氣寢以休形皆不可言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疏食麤飯菜羹菜和羹瓜瓠類齊嚴敬也祭必齊如也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雖疏食菜羹瓜

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故皆不食惟薑能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辛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徧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益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吉凶氏曰聖人存心不他嘗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雖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室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瓜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

語言二字它処通用此則有辨朱子曰食對人寢也居故即其事而言之陳新安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後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敢先既出不敢後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者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之間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節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忘勝而○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後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敢先既出不敢後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者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問人二節○這一章是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康子是魯大夫季孫肥也達是通曉門人既說夫子交人一出于至誠而不欺如所交的人在于他邦遠去問候他使者臨行則必從後再拜而送之如親見其人一般不以其在遠而廢敬也康子曾饋之以藥夫子以尊者有賜則拜而受之又對來使說在未曉此藥所用何如

所療何疾不敢嘗也孟藥有未達自不可嘗厩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食以不敢嘗告之 聖人交人无往而非誠意之所流通如此

廐焚 ◎厩是馬房焚是燒門人記說夫子養馬之厩爲火所焚夫子退朝聞之即問說人得无傷人矣乎不復問馬耳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而舍畜之也心切于愛人故不暇問馬耳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而舍畜之也 隱尤見聖人用愛之真心也 ○

君賜食 ◎這一章是記孔子事君之禮膳是生肉孰是熟肉畜是養門人記說夫子爲大夫時與君或賜之以食則儐於如對君上必正席先嘗之於後頒之于人所以尊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肉則必熟而薦之于祖考不敢私以爲食所以榮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物如羊豕之類則必畜之于家无故不敢輕殺所以仁君之賜也其受賜之盡禮如此

侍食節侍食是賜食于君側飯即是盛夫子或侍君側而賜之食則其心尤加敬慎君若以祭而薦品物于豆間則已不待君而先食却假爲君嘗食的一般蓋侍食必祭者禮之當然前則不敢以客禮自處況君已先祭自當純于所尊此夫子所以不祭也爲君嘗食者膳夫之戒肰敬君之至則不嫌以膳夫自居此夫子所以先飯也其侍食之盡禮如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襲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大廟每事問 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祭肉則拜敬其祖考同于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襲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大廟每事問 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祭肉則拜敬其祖考同于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過于肆居而容則過于拘夫子不肰所以爲有道之氣象也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襲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大廟每事問 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祭肉則拜敬其祖考同于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
以貌貌謂禮貌狎見前篇凶服者式之式
負版者式車前橫木不可敬則俯而憑之負
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
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
不敬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
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
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升車必正立
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
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
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有盛一節盛饌是有饋賓盛作是起迅是疾烈是猛夫子當寢字
之時見主人有饌豐盛則必變色而起以致其敬蓋饌爲己設所
以答其禮也遇有疾雷猛風則必變色改容惕然恐懼蓋畏天
威不敢逸豫也夫聖人一動容之間皆各有攸當如此至如負版
必式則知那邦本之當重風雷必變則知天威之當畏尤治道君
德所關讀者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也
升車章○這一章是記孔子升車之容綏是上繒之拽索內頃是
回看疾是急遽親指是以手指物門人記說升車者必立而執綏
但人情容易忽畧或至偏倚若夫子之升車亦必端莊敬慎而正立
執綏而无所偏倚焉其在車中則雖安舒有當不回頭視看言語
慎不急遽發言手容必恭不以手指物蓋三者不但失已之容儀
且是以感人之視所收夫子謹之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
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
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
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
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
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焉氏曰石經嗅作戛
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
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
所聞以俟知者